

# 回归

文 / (俄罗斯) 弗拉基米尔·莫伊谢延科 亚历山大·诺沃托茨基  
译 / 罗 姣

2001年1月,冬日里的一天,我拿到了弗拉基米尔·莫伊谢延科和亚历山大·诺沃托茨基一部名为《你》的剧本。影片《回归》就是在这个剧本的基础上拍成的。故事给我留下了非常强烈的印象。我与作者们碰了头——制片人德米特里·列斯涅夫斯基介绍我们认识——随即第二次见面我就提出要对剧本做一些修改。当然,这些修改都是依据故事发展而来,在我看来毫无争议性,幸运的是,作者们和我有了共鸣。还记得莫伊谢延科问我:“安德烈,万一这部影片没拍成,你同意我们保留你的结局版本吗?”我说:“当然。”在后来的剧本改编工作中,我们之间几乎没有产生过任何分歧或误解,这一点我认为毫无疑问都是萨沙和瓦洛佳的功劳,因为我非常了解一个作者对自己的素材的那份拳拳之心。我们的工作进展得迅速又顺利。

影片《回归》上映后,报刊和因特网上出现了一些作者就他们根本一无所知的事情——实质上是从剧本到影片的过程中那些繁杂的内部工作——不正确、不负责任的“描绘”。我希望通过发表原始剧本能让读者观众对此形成正确的见解。我认为,自己同编剧们的合作是相互充实的伙伴关系。我只想说,如果不是因为剧本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让我有信心、愿意这么做,我决不会着手这部影片的拍摄工作。

最后,任何思维健全的编剧都知道,电影剧本——作为自己的劳动和灵感的成果——仅是创意和最终成片之间的中间环节。事实就是这样。因此,导演——是自己影片的作者,正如编剧是自己剧本的作者一样。

安德烈·兹维亚金采夫<sup>①</sup>

你。

说出这个词,什么也不会发生!

你。

你——没有声音,没有面容。你——

---

\* 译自俄罗斯《电影剧本》杂志2004年第1期。该剧本与完成片有所不同。——编者

漆黑一片。

不,准确地说,这边的我们和那边(究竟是哪儿?……)的你之间是浓厚的重重黑暗构成的无底深渊,不可突破……

你的照片是毫无意义的图片。

母亲勉强的讲述全是谎言。

你匆匆却清晰的笔迹写就的书信是异域秋天枯萎的花朵。

回忆?……你现在回忆起什么?……

我不记得你——是谁……

也许,我还记得你是什么……

粗糙的手滑过汗湿的柔软头发,这是一只突然中止了我童年无忧无虑的奔跑的手。

这只手,是什么?

它要摸我的头还是要把它摁倒?

放开!

放开,我说!

我不想坐在你的膝头看电视机里奔跑的足球运动员!

我要自己奔跑!

而你呢?!

你……

浓厚的重重黑暗,不可突破。

爸爸!天啊!我甚至从未称呼过你父亲!我多么希望与你靠近!

但我如何突破这重重的黑暗?

也许,如果能说出“父亲”这个沉甸甸的词语,世界即会倾覆,而我将冲到你的身边。

阿尔契尔的声音(略显结巴):喂,喂,喂,胖子……

戴维的声音:别那么叫我……瞧瞧你自己……

阿尔契尔:得了得了,对不起,兄弟。

来,戴维,讲讲你都记得些什么?从最初,那次旅行之前?

戴维:最初开始,是吗?……阿尔契尔,真的,现在不是回忆那些的时候。过些时候,行吗?

阿尔契尔(固执地):戴维,我要你讲!现在就讲!

戴维:哦,上帝!你坐下吧!好吧……最早?嗯……我那时几岁?……我想,3岁左右……不知道那是在哪儿。我们走在一块无边无际的沙地上,就像沙漠一样……

白天。一处荒无人烟的地方。一个3岁左右的胖男孩,戴维,汗津津的,因炎热而倦怠无力地走在黄色的细沙地上。他不是自己在走。一只强健的男人的手拽着他,无法挣脱。戴维的膝盖时不时地打弯,试图坐到沙地上,哪怕是短暂地喘口气。那只手一拽便将 he 拉起。戴维本来就是一张苦瓜脸,此时皱出了痛苦的怪相,接下来就该是伤心地号啕大哭了。但戴维只是断断续续发出两三声抽噎——

戴维(尖声):我要喝水……

没有回答。手拽着男孩。又是一声绝望的抽噎和粗重的喘息。哭无济于事。

戴维(委屈地噘着嘴):我要回家……找妈妈……

没有声息。

疗养院的铁艺栅栏内站着一个穿一套油腻腻的制服、戴着帽子的男人。他从搪瓷水壶里将水倒进边上缺了一块釉的壶盖里。从栅栏里将水递出来。男孩抓过盖子,贪婪地喝着。

男人:好喝吗?

戴维(嘴没有离开壶盖): 嗯……

男人: 是泉水……别急。水很凉。小心肚子疼。

戴维(继续喝): 嗯……

而原先那只沉重无情的手此时搁在男孩柔弱的肩膀上,给他一种安抚……

黑暗中……传来节日酒宴的声音。  
戴维继续回忆——

戴维的声音: 水很凉。喝得颧骨都麻了,但是真甜啊!……我至今还记得那味道……

阿尔契尔的声音(失望地): 完了,教授?我呢?我都记得哪些?……不知去的是什么地方……坐着自行车,好像……车架上有一个座椅……

一条坎坷的乡村小路穿过田野,地上满是干裂的黏土。一辆安装了小马达的自行车轧轧响着行驶在路上。3岁左右的小男孩阿尔契尔坐在固定在车架上的儿童座椅上,一双小手惊恐地紧紧抓住车把手,旁边一双男人的大手在掌控自行车。小男孩的头发被迎面而来的风吹得飘洒起来。他显然十分害怕,但依然叫嚷着:

——让我掌把!让我自己来!

男人的手从车把上拿开,男孩自己控制自行车,控制了片刻。他兴奋地尖叫,上气不接下气……

黑暗。又是一些模糊的声音,从中分离出两个声音——

戴维的声音: 我那时在哪儿?

阿尔契尔的声音: 那时压根还没有你……

戴维: 他有一件法兰绒中国衬衫。红蓝格子……不,是灰色……记不清了。

房前有一个夯实的场院。院子后面是花园。从篱笆旁的杨树到屋檐牵了一根绳。绳上挂着一件绿灰大格子的法兰绒衬衫。它随风飘扬,仿佛有生命一般,一会儿伸出右袖,一会儿伸出左袖。一会儿又兜满风鼓胀起来。

戴维的声音: 我清楚地记得摸它时的感觉……很柔软。气味……

阿尔契尔的声音: 汽车的气味。

戴维: 嗯。对。闻起来有汽车味……

院子里,紧靠花园停着一辆崭新的“伏尔加”轿车。

戴维(继续): 他从哪儿弄来的汽车?

阿尔契尔: 戴维,兄弟,你搞混了!这已经是旅行前夕了!想想!

戴维: 旅行前夕?……对,对,对!的确!汽车在旅行前夕才出现……看来是这样……

阿尔契尔: 看来是这样,胖子!……

戴维: 阿尔契尔!……

阿尔契尔: 得了,教授,别生气!我亲亲你!

晾衣绳上晒着一件陌生的法兰绒衬衫。院子里停着一辆陌生的汽车。

两个男孩——白净的戴维10岁,瘦瘦的黑头发的阿尔契尔12岁——站在院子里。他们刚刚打完架。搏斗过的痕迹非常显眼。两人都弄了一身的土。戴维的下嘴唇破了,往外渗着血。他不停地吮着伤口。

阿尔契尔的绿色军装衬衣口袋被撕了下来。

阿尔契尔：来客人了……有你受的，胖猪！瞧你把我的衣服弄得！

戴维：你把我的嘴弄破了！

阿尔契尔：嘴破了没什么，可弄破衬衣……何况还来了客人……

刹那间，两个孩子像两只猎狗一样紧张起来。他们看见母亲从露台走到花园。两人同时从原地蹿出，拚命跑起来，试图超过对方先跑到母亲身边。两人同时跑到。同时开始叫嚷起来——

戴维：妈妈，妈！他把我的嘴巴打破了——喏！

戴维捏起因故意不停舔噬而发红的嘴唇上的伤口。

阿尔契尔：妈妈，你干嘛听他的！全是撒谎，肥猪！

戴维：哈！他起外号！……

阿尔契尔：他把我的衬衣撕破了……

母亲（厉声低语）：好了！喂，都安静点！

戴维开始抽噎。

母亲：安静点，我说了！……父亲在睡觉！……

孩子们惊奇地睁大眼睛，张开嘴巴。委屈和怨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困惑地望着母亲。

阿尔契尔（小声地）：谁？……

戴维：谁在睡觉来着，妈妈？

母亲：父亲。

直到此时这对小土匪才发现，最亲近的妈妈变成了另一个人——一个有点儿陌生的、漂亮的女人，嘴角荡漾着神秘幸福的微笑。

孩子们走进屋子。拘谨而怯生生地，

似乎这栋房子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完全属于自己，或者说，根本已经不属于他们。似乎他们溜进了别人的领地，真正的主人随时会从某个角落蹦出来。到时候该怎么办？到那时就只有手脚并用，溜之大吉了。

房间。桌子布置得像新年来临一样喜气洋洋的。

外婆手托着头坐在桌边。头巾滑落下来，露出稀疏花白的头发。她盯着只有她能看到一些什么的虚空，喃喃低语。只要多喝了一两杯，她就会这样坐着。但是周围的一切她都瞧在眼里。看见孙儿们进来，她将手指贴在唇前，示意别吵闹。又挥拳头做了个威吓的手势。意思是如果他俩胆敢嚷嚷的话就要挨揍了。

妈妈的卧室。非常狭小。挂大衣的柜子。穿衣镜。床。

床上躺着一个陌生男人。生疏的面孔。一只手臂搭在被子上。右臂健硕的二头肌上有文身——一柄带翼的双刃剑。

阿尔契尔：这是空降兵的……

戴维：特种空降兵……

阿尔契尔：就你知道，聪明人。

外婆不声不响地从后面悄悄走近。直到她干枯的手指拧住他们的耳朵他们才发现。

戴维和阿尔契尔（齐声）：哎哟！放手！

外婆（低声地）：走开！让他睡觉！

将孩子们赶出去。掩上卧室门。那陌生男人对此一无所知。他沉睡中，显得神秘莫测，难于亲近，就像一尊泥塑。只见胡须剃得干干净净的双颊泛着青色。

阿尔契尔和戴维坐在桌旁。他们已经



梳洗干净,换上了盛装:白衬衣,黑色的校服裤,裤缝像刀刃一样直。还穿上了硬硬的学生胶底鞋。

桌子重新收拾布置了一番。蒙上了崭新雪白的桌布。摆放着古老的银制餐具。妈妈和奶奶像保镖一样各坐一边。

接着,他,父亲,进来了。光着膀子。睡眼惺忪。坐到桌前。瞧也没瞧别人一眼,给自己倒了一杯酒。

孩子们瞪大眼睛看着他。

他终于投出了第一道目光。凌厉的,凝视的,像刀子一样锐利,从浓眉下投射出来。但随即变得温和了。薄而生硬的嘴唇牵动了一下,露出类似微笑的表情。

父亲(对母亲):给他们倒上酒。

没人提出反对。母亲倒上酒。每人半杯。兑上水。

父亲(对阿尔契尔和戴维):嘿,你们好。

戴维:您好。

阿尔契尔:你……好,爸爸。

父亲:干杯。

他开始喝酒。慢慢地,不慌不忙地,同时观察着他们。阿尔契尔试图学着他的样子,而戴维则像吃药一样猛地囫囵吞下。父亲被逗笑了。他笑着,将空酒杯放到桌上。抚摸戴维柔软的淡色头发。

父亲(对戴维):没关系。好样的。好喝吗?

戴维:不太好喝。

阿尔契尔:可我喜欢。妈,能再来点儿吗?

父亲:够了。吃饭吧。

他像主人一样将烧鸡撕开。每人分一点。妈妈和外婆一人一只鸡翅膀。戴维和阿尔契尔各得一只鸡腿。剩下的拿给自己。尖利的牙齿一口咬进鸡胸脯。

阿尔契尔:院子里的汽车是你的?

父亲:我的。

阿尔契尔:兜兜风去?

父亲:当然。我们开车去旅行。明天。

戴维:哇!真的?

父亲:真的。明天一早就走。

戴维(对母亲)真的吗,妈?

母亲:是真的,儿子……

戴维:哇!太棒了!去钓鱼好吗?

父亲:当然,你们喜欢的话……

灯已经熄了。门外听不到大人的声音。但孩子们还没睡。各自躺在自己床上,圆睁的眼睛在月光下炯炯有神。

阿尔契尔(低语):胖子!胖子!……肥猪!

戴维(低语):你干嘛?

阿尔契尔：铅坠放进去了没有？

戴维：放进去了……你自己放的。

阿尔契尔：啊！对！……瞧见他的样子没有？真结实。大概经常锻炼……

戴维：也许吧……他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……

阿尔契尔：开车来的……难道你不高兴吗？

戴维：高兴。妈妈说他是飞行员。不过不太像飞行员。

阿尔契尔：为什么？

戴维：嗯，飞行员，你知道……制服，制帽……

阿尔契尔：如果他是休假回来，为什么非得老穿着制服？他说不定已经厌烦穿制服了……

戴维：可能吧……你把我的渔线放进去了吗？

阿尔契尔：放了。还拿了本子。

戴维：你打算做功课？

阿尔契尔：傻瓜！我们要记日记，每天都记。你一天，我一天。明白吗？

母亲走进来。真出乎意料，他们没来得及装成睡着的样子。

母亲：你们在闲扯什么？为什么不睡觉？

阿尔契尔：行了，妈妈。就睡。

翻个身。手搁在脸颊下。眯着眼。两人动作如此一致，母亲强忍住才没有笑出声来。看见他们塞得满满的背包。拎起来掂了掂——

母亲：你们往里面塞了些什么？砖头吗？！怎么这么重？明天晚上就回来了！

两人同时跳了起来。

戴维：都是需要的东西！

阿尔契尔：渔具。我们可是准备要钓

鱼的！

母亲：行了。睡觉（准备离开）。

戴维：妈，他从哪儿冒出来的？

母亲：自己开车来的……睡吧，儿子。明天还要早起。

早晨。“伏尔加”在公路上疾驰。

他们已经行驶在路上了。

一大早他们就出发。那时太阳刚刚从天边升起，此时已高挂在树梢上了。阳光令人目眩。

孩子们几乎整夜没有入睡，翻找遗漏的东西。

阿尔契尔仰头摊开手脚，靠在副驾驶座椅上张着嘴睡大觉。膝盖上放着一张区地图，图上用红笔画出了一条笔直的路线，大概200公里的一段公路——那是从家到瀑布的路途。他想将自己塑造成领航员的形象：在特意准备的便笺簿上记下时间和里程，提示父亲途经站点的名称，可惜，车刚开上公路他就丢人地瘫软在座椅上睡着了。

戴维坐在后座上打盹，座椅上堆放着一些袋子、小箱子，以及妈妈和外婆为他们精心准备的包裹。他膝上放着一本笔记本——旅行日记。钢笔夹在作了记号的地方……

在阵阵袭来的强大困意间隙，戴维看见父亲的后脑勺，强健黝黑的脖颈。

父亲在驾车——自信而平静，一只胳膊肘搭在开着的车窗上。他不时从后视镜看看戴维。

当他们的目光相遇，戴维慌忙移开眼睛，而父亲眼中则流露出笑意——

父亲：戴维……

戴维：什么？

父亲:你要说:“什么,爸爸?”

戴维:什么?……

父亲:“什么,爸爸”!为什么你不这样叫我?

戴维(勉强地):什么……爸爸?

父亲:瞧!已经好多了。为什么不叫?

戴维(不知所措地):我……我不知道……

父亲:不好意思叫自己的父亲?

戴维(迟疑地):不——不是……

父亲:不准对我说谎!

戴维:我没撒谎!您……想怎么样?

父亲:像儿子那样,该叫我父亲!明白吗?

戴维:是。

父亲:要说:“是,爸爸”!见鬼!

戴维:是,爸爸!

父亲:好样的,儿子。饿吗?

戴维:不饿。

父亲:没听见!

戴维:不饿,爸爸。

父亲:要喝水吗?

戴维:不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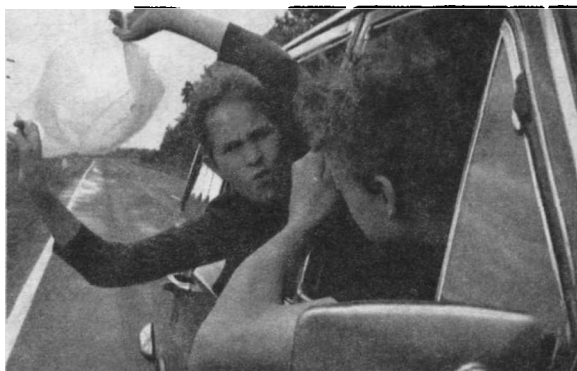
突然,父亲丢开方向盘不管,转身面对儿子。目光冰冷、严厉、无情。若在别的时候这也许会给戴维带来冲击,但此时他只顾看着不受控制偏离方向的汽车,而迎面正有几辆汽车飞驰而来。这个男人想干什么?

戴维(带着哭腔):不要,爸爸!不要,爸爸!不要,爸爸!……

一辆大卡车迎面疾驰而来。司机惊恐地连按喇叭。

戴维:父亲!!!

父亲得意地笑笑,转过身去。将汽车摆正。卡车擦身而过。瞬间惊出一身大汗



的戴维恨恨地望着父亲的后脑勺。而后者不动声色地递给他一条手帕——

父亲:擦擦鼻涕,儿子。

戴维擦擦脸上的汗,准备把手帕还给父亲。

父亲:留着吧。你还用得着。(眼含笑意地看着镜子里儿子满怀恨意的双眼)睡一会儿,儿子。瞧瞧你哥哥。真是钢铁般的神经!我们在这里大喊大叫,他动都没动一下。困吗?

戴维:是的……爸爸。

戴维靠到座椅上,闭上眼睛。

戴维不知不觉就睡着了……

汽车停止晃动他才醒来。车停了。父亲不在车里。阿尔契尔已经醒了,他望着窗外——在离加油站不远处的电话亭里打电话的父亲。

戴维:阿尔契,我们到哪儿了?

阿尔契尔(转向弟弟):醒了,胖子?我还以为你要一路睡过去呢!

戴维:你自己才是一直在睡大觉呢。我们到哪儿了?

阿尔契尔拿起地图,手指戳戳他们所在的点——

阿尔契尔:这里!

戴维:差不多到了。

把日记本放进背包。

阿尔契尔：嗯。大概还有20公里。

戴维(朝父亲那边点点头)：他在干什么？……

阿尔契尔(耸耸肩)：说要打个电话……

戴维：我想吃东西。

阿尔契尔：忍一忍。到了地方再吃午饭。父亲这么说来着。

戴维：是吗？他这么说？！可我现在就想吃！

从车窗可以看见，父亲挂上话筒。走向汽车，坐到方向盘前。

父亲：戴维，把水壶拿给我，那儿，包里。

戴维打开背包，在里面翻找。

父亲(恼火地)：不在那儿！在右边的口袋里。

戴维打开口袋，取出一个扁平的铁皮水壶，递给父亲。

父亲：谢谢。

拧开盖子，喝了几口。阿尔契尔注视着他——

阿尔契尔：开车时喝酒？

父亲：喝。要吗？

阿尔契尔回头看看戴维。戴维望着窗外。

父亲：喝吧。戴维不会告诉妈妈的。

阿尔契尔从父亲手中接过水壶，喝了一口。突然呛着了，咳嗽起来。他好不容易推开车门，趴到马路上。吐了个干净，大口喘着粗气——

阿尔契尔：这……这是什么酒？

父亲(漠然地)：烧酒。地图给我。

阿尔契尔将地图递给他。他马上就要醉了。脸上泛起傻乎乎的笑容——

阿尔契尔：好爽啊！太棒了！

父亲(仔细研究地形)：静一静。(指点地图)我们向这边转弯。

阿尔契尔：这可是另一条路，爸爸！

戴维(越过父亲的肩膀看地图)：这是绕路到瀑布！

父亲：我们不去瀑布。我带你们去另一个地方。

戴维：妈妈会怎么说？她还等着我们今天回去！

父亲：害怕了？

戴维：不是，可……

父亲：不想和父亲多待一两天？嗯，戴维？

戴维坐在座位上，望着窗外——

戴维：想，爸爸。只不过妈妈会担心的。

父亲：不会。她知道你们跟我在一起。怎么样，去吗？

阿尔契尔：去！去！去！

戴维(几乎听不见)：去……

父亲：一致同意。

“伏尔加”启动，开出公路，从主干道拐上一条柏油岔路。

“伏尔加”驶过一块写着“贝斯特罗列钦斯克”的指路牌。路旁仍然没有任何城市生活的迹象，道路两边耸立着茂密的松林。

“伏尔加”驶过一座横跨贝斯特罗河的桥，突然出现了城镇：古朴的商铺楼，带花园的平房，仅在市中心——一片不大的城区矗立着一些新建的高楼大厦。就在这里有一座城市旅馆，门口有一家挂着“正在营业”招牌的咖啡馆。

“伏尔加”停在咖啡馆旁。



父亲疲惫地仰躺在座椅上,半合上眼睛。

阿尔契尔(读招牌):“正在营业”。爸爸,咖啡馆在营业。

父亲:我看见了。

戴维:我们可以吃一点妈妈和外婆准备的东西。只需要买点水。

父亲:不。这些先留着,还有用。阿尔契尔,去打听打听,这里哪儿有东西吃?

阿尔契尔:怎么打听?

父亲:你怎么,是傻子吗?找人问!去找!去,快去快回!

阿尔契尔对父亲交待的任务和口吻不太满意,钻出汽车。

……阿尔契尔走在绿树浓荫、栽满白杨的街道上,周围是作为民居的古朴的平房。迎面走来一位老年妇女。

阿尔契尔:对不起,请问附近哪里有食堂或者咖啡馆?哪里能吃东西?

女人:吃东西?(思索片刻)市场那边有餐厅。

阿尔契尔:在哪儿?远吗?

女人:很近。沿着马路直走就到市场了。

阿尔契尔:谢谢。

女人:不客气,孩子(走远)。

阿尔契尔站定片刻,思索着是回车上还是去市场确认一下餐馆是否营业。最终还是决定去确认一下。沿着马路朝女人所指的方向跑去。

……露天摆着一长溜桌子、货摊、货亭。

蔬菜、水果、肉、各种商品……

阿尔契尔沿路跑过。

市场外——一座刚盖好不久的餐馆建筑。一块写着“猎人餐厅”的招牌悬挂在屋顶上。

阿尔契尔停下,让开两个从餐厅出来的男人,走进餐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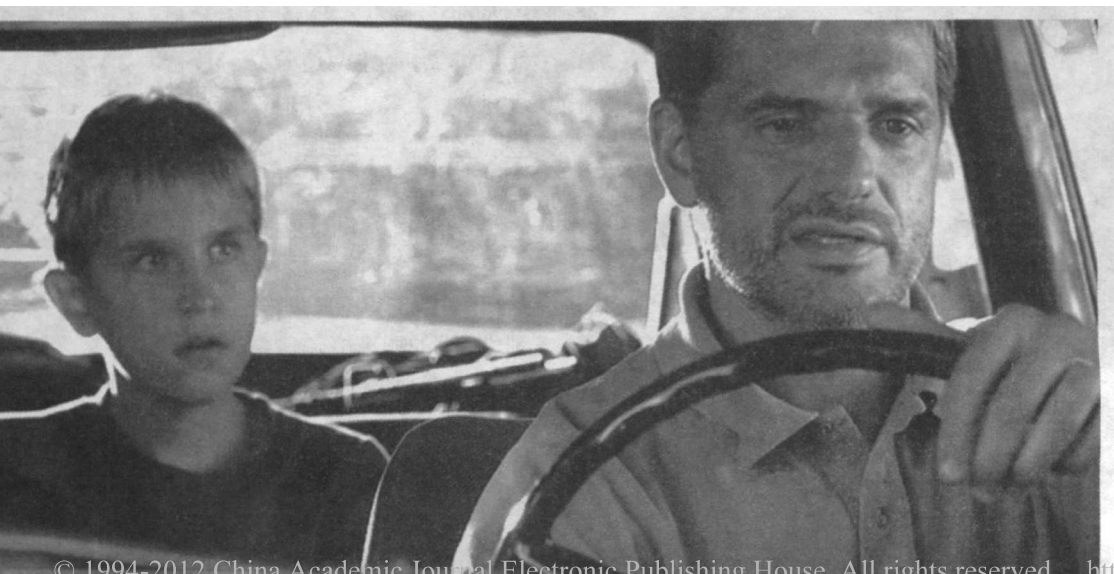
凉爽舒适的大厅。回荡着柔和的音乐。餐桌几乎都空着。三个女服务员坐在吧台。其中一个注意到站在大厅入口处的阿尔契尔——

服务员:小孩,你有事吗?

阿尔契尔:你们这儿能吃东西吗?

服务员(从高高的吧椅上下来):能。坐吧。我这就拿菜单来。

阿尔契尔:不……我……爸爸派我来打探一下……



服务员(重新爬上吧椅):哦,爸爸……转告诉你爸爸,我们这儿既能吃东西,又能喝酒,唱歌,跳舞。即刻提供全方位服务……

服务员们一起笑了。

阿尔契尔(难为情地,倒退向门口):我……我们马上……

“伏尔加”依然停在正营业的旅店咖啡馆旁边。

父亲坐在方向盘前。

戴维——在后座。

沉寂。

父亲漠然地望着窗外的行人。

戴维在观察他。

突然,父亲眼中闪现出饶有趣味的眼神。

一个穿着超短蓝色牛仔裙、裹着一件黄色针织上衣的年轻女人朝汽车这边走来。

父亲全神贯注、毫无顾忌地打量着她的双腿、她在上衣里无拘无束颤动着的丰满的胸脯。

女人捕捉到父亲注视自己的目光。嘴角泛起意味深长的微笑。走到汽车旁边时,不知是有意还是无心,她的皮包掉在了地上。女人俯身拾皮包。这个举动令本来就短的裙子擦得更高。与此同时,她继续微笑着,凝视父亲的眼睛。

父亲也对她微笑。

戴维(大叫):爸爸!爸爸!

父亲(蓦地回头向他):你嚷嚷什么?

女人拾起皮包,理理头发,走开。

戴维:我是在想……阿尔契尔去了很久了。他会不会迷路?要不,我去找找他?

父亲:坐好!

父亲回望汽车后视镜,试图从行人中找出那个穿牛仔裙的女人。但她已经消失,就像根本没有出现过一样。父亲一眨不眨地盯着戴维的眼睛。

父亲:怎么?……你笑什么?

戴维:我?!我没笑!你看错了,爸爸!

父亲:看错了?(将手搁在戴维头上。微微攥拳拽住他柔软的淡色头发)是我看错了就好。

父亲拿开手。望着儿子。发动汽车。

戴维:我们走吗?阿尔契尔怎么办?

父亲:我要吃东西。他想找的话——总能找到我们。

“伏尔加”驶离原地。沿街道开去。

阿尔契尔站在市场里的空场地上。边舔着快融化的冰淇淋,边观看几个骗子如何欺诈一个醉醺醺的大叔。

骗子(出示一个小球):看见了吗?(将它藏在一顶尖顶帽下)转,转!一,二,三!(敏捷地调动几顶帽子)一个老少咸宜的游戏!(对男人)在哪儿?

阿尔契尔看见骗子将一个极小的塑料球藏到指缝里。醉汉什么也没发现。他指指中间那顶帽子。

男人:这里?

骗子:确信?

阿尔契尔刚要阻止那男人,打算向他解释骗局,但他的目光与骗子恶狠狠的目光相遇,后者使眼色警告他。仿佛撞上了一堵无形的墙,阿尔契尔停住。

男人:确信!打开看!

骗子(掀开空空如也的帽子):运气不佳!还玩吗?

背后突然传来声音:“阿尔契尔!”

阿尔契尔回头。父亲就站在距他几步之遥的地方,手插在牛仔褲口袋里。背后是戴维。

冰淇淋顺着阿尔契尔的手向下流,但他竟然没有察觉,父亲的眼神令他大吃一惊。如此冰冷,充满威胁——

父亲:过来!

阿尔契尔走到父亲身边,就像小绵羊面对着大灰狼。

父亲:你在这里做什么?

阿尔契尔:我?……

父亲猛然一巴掌打在阿尔契尔拿冰淇淋的手上。冰淇淋掉到地上。戴维紧紧闭着嘴巴,霍然转身,跑开几步。背对父亲和哥哥。

父亲:我问你在这里干什么?

阿尔契尔:我……爸爸,我找到餐厅了。那里能吃东西!

父亲:你找了3个小时?

阿尔契尔:不是……我不过想看看他们怎么玩……(低声地)我看见那人使坏骗他!

父亲:我们,两个人,等你一个。我想,这种事以后不会再发生了。是吗,阿尔契尔?

阿尔契尔(垂下头):我不过想看看……

父亲:回答我!是吗?

阿尔契尔:我再也不会了,爸爸……

父亲:很好。我们去吃午饭。

父亲搂住阿尔契尔的肩膀,带着他向餐馆的方向走去。戴维跟在后面。

父亲打开门,让孩子们进餐厅。阿尔契尔走了进去,而戴维在门口停下脚步。

戴维:我不去。

父亲:为什么?

戴维:我不想吃。

父亲:你刚刚还想。

戴维(摇摇头):不,我不想吃。

阿尔契尔:随他去,爸爸。他倔得像头驴。

因为兄弟显而易见的背叛,戴维眼中涌起泪花。

戴维:你们自己吃吧。我在这里等你们。

父亲(拎着戴维的脖领子):和我们一起。这里我做主。

戴维双手插进口袋,摆出一副抱屈的我行我素的表情,勉为其难、拖拖沓沓地跟在父亲和哥哥身后。

父亲和兄弟俩坐在餐桌边。餐厅半数桌子空着。服务员走过来,递给父亲菜单。父亲将菜单交给阿尔契尔。

父亲:你点,阿尔契。

阿尔契尔(羞赧地):点什么?

父亲:我们吃的东西。

阿尔契尔:我不会。

父亲:那就学。

阿尔契尔打开菜单,开始研究。戴维坐在桌旁,扭过脸去不看父亲和哥哥,倔强地注视着种在桶里的棕榈树。父亲取出一包烟抽了起来,吐出一道道烟圈。女服务员拿着笔和单子在等候。

阿尔契尔:要汤吗,爸爸?

父亲:你点什么,我吃什么。

服务员:第一道菜只有沙皇鱼汤和腌黄瓜汤。

阿尔契尔:爸爸,什么是“沙皇鱼汤”?

父亲:服务员就站在你面前。

服务员(铅笔敲着手上的点菜单):

鲟鱼做的汤。很好吃。

阿尔契尔：三份这个汤。

父亲：阿尔契，我要腌黄瓜汤。

服务员（在点菜单上记录）：两份沙皇鱼汤，一份腌黄瓜汤，还要什么？

戴维：我什么也不要。我不吃。

服务员：那么是要两份鱼汤还是一份？

阿尔契尔：一份。

父亲：两份。

桌上放着汤盘，面包碟，一瓶果汁和一小瓶伏特加。阿尔契尔和父亲津津有味地喝着汤。戴维拿勺子在汤里搅来搅去。父亲斜睨他一眼，放下汤勺，从腕上摘下手表，放在他面前的桌上。

父亲：戴维，限你一分钟内把汤喝完。

戴维：我不想吃。

父亲：时间快到了（倒了一杯伏特加在酒杯里，喝酒）。

戴维瞅着桌子，开始玩弄面包片，在手指头上拈来拈去。面包掉到地上。戴维捡起来，放在桌沿上。

父亲：把面包吃了。

戴维：弄脏了。

父亲：那么你认为现在谁应该吃掉它？

戴维：谁也不吃。扔了就完了。

父亲：你还有30秒。吃掉汤和面包。

戴维（站起来）：我到汽车那里等你们。

服务员走过来。放下三份小煎饼，收走父亲和阿尔契尔的空汤盘，走开。戴维朝出口走去。父亲没有起身，一把抓住他的手。戴维企图挣脱，但后者轻易就将他

拉回自己身边——

父亲（捏住戴维的下巴，掰过他的脸对着自己，盯着他的眼睛）：你现在就给我坐下，喝汤，吃面包。明白吗？

戴维（咽一口唾沫）：是……

父亲：“是，爸爸”。

戴维：是。

父亲（放开戴维）：行了，坐下。

戴维坐下，囫囵吞咽，将汤和掉到地下的面包塞进嘴里。

桌上盘子都空了。

父亲：嗯，都吃饱喝足了？

阿尔契尔：是的，爸爸。

父亲转向戴维。

戴维：是的……

父亲：非常好。（从口袋掏出钱包，递给阿尔契尔）叫服务员过来，付账。拿着拿着。现在钱归你管。我任命你为我们的财务主任。

阿尔契尔接过钱包，朝服务员张望。后者正和一群喝高了的年轻人闲谈。他站起来，想去叫她过来。

父亲：坐下叫她。

阿尔契尔：怎么叫？

父亲：用嘴巴。

服务员离开年轻人的桌子，朝员工室走去。

阿尔契尔：女士……阿姨……喂！

父亲（低声提示）：劳驾您片刻。

阿尔契尔（咳嗽一声，对服务员）：劳驾您。

服务员（听见阿尔契尔的声音，点点头）：马上。

父亲笑了。



阿尔契尔和戴维站在餐厅前。透过餐厅窗户可以看见正在打电话的父亲。在另一边，一溜货摊商亭附近，几个流浪儿正转来转去。他们不时瞅瞅阿尔契尔和戴维。

阿尔契尔：胖子，你干嘛吃东西还摆架子？

戴维：你走开……

阿尔契尔：开始还摆架子，后来又狼吞虎咽。

戴维：你滚开……

阿尔契尔：你真该想点有趣的招。（拍自己的口袋）瞧见没，一叠叠的票子？

戴维：那又怎么样？

阿尔契尔：没什么。腰包鼓鼓的感觉很爽。

突然，刚才在市场上转悠的那帮流浪儿中的一个拍一下阿尔契尔的肩膀。

另一个已经揽住了戴维的肩膀。

第一个流氓：你们好，小伙子！有烟吗？

阿尔契尔：我们不抽烟。

第二个流氓：得了吧！那你们在小餐馆干什么？泡妞？

戴维：算了，伙计们。

戴维试图观察一下，父亲有没有看见发生的情况。但餐厅窗户恰好反射着刚刚钻出云层的太阳光。

第一个流氓（对阿尔契尔）：喂，你怎么说我朋友来着（当胸推了阿尔契尔一把）？

阿尔契尔：我什么也没说过。

第一个流氓一拳打在阿尔契尔鼻子上。阿尔契尔弯下腰，几乎喘不过气来。

第二个流氓（环顾四周，对戴维）：你怎么，肥猪，不服气（用力一挥拳落在他

的嘴巴上)?

戴维(擦血):你们为什么?我们干什么了?

餐厅大堂。父亲一边用最简短的词句打电话,一边不时看看市场上发生在儿子们身上的事——

第一个流氓一脚将阿尔契尔踹倒在地。俯身从他口袋里掏出父亲的钱包。

第一个流氓(对第二个流氓):瞧瞧,基柳哈,鼓鼓囊囊的!

戴维(转身向餐厅大叫):爸爸!爸爸!

第二个流氓狠揍了戴维一拳。两个流氓拔腿逃走。

父亲挂上听筒,迅速冲到门口。走出餐厅,看着被痛打了一顿的阿尔契尔和戴维。

阿尔契尔:他们抢了我的钱!爸爸,快抓住他们!

父亲:为什么?你自己不能去吗?

阿尔契尔:他们打了我和戴维。

父亲:想报仇吗?好,在这里等我!

父亲朝汽车走,坐进驾驶室。开走。

阿尔契尔:他去哪儿?

戴维:大概是去找他们……

阿尔契尔:找到了大概会揍他们一顿!要是我就揍他们。

阿尔契尔和戴维在餐厅附近等候父亲。“伏尔加”停在他俩身边。父亲下车,打开后门,拽着后脖领从车里拎出抢走阿尔契尔钱包的小青年。将他推到兄弟俩跟前——

父亲(对阿尔契尔):是他吗?

阿尔契尔:是他!他打我,抢走了钱!浑蛋!

父亲:他是你的了。

戴维:什么?

父亲:没什么。他侮辱、抢劫你们。你们想怎么对他都行?

小青年:叔叔,不要!

父亲:闭嘴!(对儿子们)怎么样?

戴维:什么叫想怎么都行?

父亲:嗯,可以痛揍他一顿……阿尔契尔,为什么还站着?他可是揍了你……

阿尔契尔(窘迫地):我……我不行!我不想!

父亲:戴维?你也有份。来吧,儿子!

戴维:放他走!

父亲转向小青年,从他口袋里拿出钱包。小青年蜷缩成一团,等着挨打。

父亲:你抢钱干什么?

小青年:我们饿……

父亲(数出几张票子,递给小青年):走吧。算你走运。

小青年拔腿就跑。父亲将钱放回自己口袋。向汽车走去。戴维和阿尔契尔慢腾腾地跟在后面。

“伏尔加”行驶在街道上。父亲一只手掌控方向盘,转向阿尔契尔——

父亲:阿尔契尔,为什么你不打他?

阿尔契尔沉默不语。

戴维:他没有还手之力!

父亲:你也没有。看起来你们好像没有拳头。

阿尔契尔:我没有料到。他突然袭击!

父亲:真糟糕,你没有料到。如果我们没有把钱找回来,你该怎么办?我们所有

的钱?

阿尔契尔:不知道。

戴维:你从窗户里什么都瞧见了,为什么不出来?

父亲:我在打电话……

太阳缓缓落到了松林后面。炎炎夏日变成了温暖的、红霞满天的傍晚。

阿尔契尔和戴维坐在河边。刚刚支好帐篷,他们就迫不及待地解开自己的行装,现在正情绪昂扬地钓鱼。已经有几条巴掌大的鱼在塑料袋里翻腾。

戴维的浮子在水面上晃动了一下,一抖,沉入水中。

阿尔契尔:快起竿!

戴维:我自己看得见。

戴维陡然一下从水里拉出一条银光闪闪的鱼。就在此刻,阿尔契尔的浮子沉了下去,钓丝绷得笔直。

戴维:上钩了!上钩了,阿尔契!

阿尔契尔拉起鱼,但它在河沿边挣脱了鱼钩。

戴维:抓住,抓住它,阿尔契!

阿尔契尔像守门员扑球一般纵身将鱼扑在身下——

阿尔契尔:快帮忙!它在我的肚子那儿!

戴维(跑到哥哥身边):别动,躺着别动!(把手塞到阿尔契尔肚子下)有了!抓住了!

阿尔契尔翻身侧躺。戴维两只手紧紧抓住鱼。

阿尔契尔:这里到底有多少这种鱼?

戴维(将不停翻动的战利品塞进塑料袋):谁知道!

在稍高于河岸的小山坡上,“伏尔

加”停在两顶帐篷旁。发动机盖打开着。父亲双手直到手肘沾满机油,在发动机跟前忙碌。孩子们的叫喊声不时传来,但他连头也没回一下。

天渐渐黑了。帐篷边燃起了篝火。父亲、戴维和阿尔契尔坐在火堆旁。父亲用刀子撬开罐头,切面包。

父亲:吃吧。

戴维(扫一眼微微动弹的装鱼的塑料袋):这些怎么办?

阿尔契尔:本来可以做鱼汤。可惜我们不会。你会吗,爸爸?

父亲:会。不过我不吃鱼。(用面包夹罐头肉为自己做了个三明治)吃……

戴维:为什么?

父亲:什么“为什么”?

戴维(也给自己做了一个三明治):为什么你不吃鱼?

父亲:一次就吃腻了……(得意地微笑)那次我们有5个人。在森林里。距离最近的村子也有500公里。食物、药品、弹药都通过直升机运来。那是6月,可突然下起了雪。这在那里是常事。雪接连下了一个星期、两个星期、三个星期……大概下了一个月。可是除了水,我们什么也没有。是啊……连混着烟叶的面包渣都从口袋里翻出来了……

兄弟俩入神地倾听父亲讲述,惟恐发出一点声音打断了他的话头。尽管他们很想发问。

父亲(继续):总而言之,大家都明白,再过一两天我们就要死了。可雪还在不停地下啊,下啊……我们整日整夜地躺在帐篷里,以保存体力……记不清了,大概是第三周末吧,我爬起来往外走。说去

找吃的。尽管我自己也不知道上哪儿去找。其实是不愿意看见大家完全绝望的面孔。(默然,陷入沉思,然后似乎重新回到眼前的现实)就这样……走了……我想,就是死在路上也好。至少还有点意义,这样同伴们会指望我带吃的回来。重新燃起希望……我拿着渔线和鱼钩,走到哪儿算哪儿。后来才知道,我只不过走了3公里左右,可感觉就像赶了一百英里,这时,眼前出现了一条河……第一次钓,我就拖起一条40来公斤的哲罗鱼,大得像头猪。拉了老半天才拉起来。怎么把它拖回营地的——又是一个故事了,说实话,我也说不清,昏沉沉地就像走在云里雾里。还以为拖不回去呢……(朝火堆丢了一块干柴,火焰瞬时吞没了干柴)也想过扔掉它,找人来帮忙,但我明白不行,狐狸转眼就会把它吃了……总之,等我清醒过来时已经在营地了,别人递给我一大盆浓鱼汤。我两口就灌了下去,突然感觉肚子里翻江倒海……我想,死定了。吃伤了……哲罗鱼拖了回来,可是却没法消受……晚上,直升机飞来了……

阿尔契尔:爸爸,那是在哪儿?

没有回答。父亲站起来,走近阿尔契尔和戴维的帐篷,试试是否结实。

父亲:嘿,勇士们。是谁这么支帐篷的?(解开绳子,帐篷塌倒在地)重新系!

父亲走进自己的帐篷,再未露面。阿尔契尔和戴维走到塌坍的帐篷前……

夜晚。孩子们各自躺在自己的睡袋里。没有入眠。

戴维:阿尔契,他为什么要讲关于那大鱼的事?

阿尔契尔:哲罗鱼?这种鱼只有西部

才有……

戴维:西部……可以理解……瞧见没,你一问那是在哪儿他立刻就不吭声了……为什么?

阿尔契尔:管他呢……也许,他不想提。

戴维:为什么不想,啊?

阿尔契尔:老是问“为什么?为什么?”我怎么知道为什么!也许,他去西部的原因不简单!

戴维:什么叫不简单?

阿尔契尔:嗯,不知道……也许,他在西部坐牢……

戴维:真的?为了什么?

阿尔契尔:原因多着呢……也许是杀了什么人或抢劫,所以被抓起来……

戴维沉吟片刻——

戴维:他全都在撒谎!什么鱼,什么他救了谁……40公斤重的鱼——难道会有这么大的鱼吗?

阿尔契尔:有,还有更大的——比如鲨鱼……既然他说有,那就有。

戴维:阿尔契,你为什么在他面前奴颜婢膝的?

阿尔契尔:怎么奴颜婢膝了?

戴维:你,你!爸爸这,爸爸那!……

阿尔契尔:那你想怎么样?他是大人……

戴维:大人!大人难道还少吗?……看他的脸色行事,把他的每句话当成圣旨,可他是谁还不知道呢!说不定,是个强盗!把我们带到哪个森林里宰了!

阿尔契尔:你说什么?

戴维:就是你听到的!

阿尔契尔(笑了起来):哎哟,难以置信!宰了!你真是个傻子,胖猪!



戴维:走着瞧,等他掏出刀子来的时候,看谁是傻子!……

阿尔契尔(哈哈大笑):刀子!啊哟,难以置信!他压根没有刀!

戴维(声带气喘):笑吧笑吧……

阿尔契尔突然不吭声了。突如其来的安静令戴维感到害怕。他钻出睡袋。摸索阿尔契尔的睡袋。睡袋是空的。戴维在黑暗中瞪大眼睛,四面张望。

戴维:阿尔契!阿尔契!你在哪儿?

一把手电筒蓦地在戴维面前打开。阿尔契尔将电筒贴着下巴,扮出一个可怕的鬼脸。

戴维:啊!(认出哥哥)混蛋!你干什么?!

阿尔契尔(用一种恐怖的声音,逼近戴维):呜——呜!我现在就要宰了傻胖子戴维!……

戴维(后退):滚开!住手!

阿尔契尔:害怕了?可我非常喜欢宰杀像你这样的肥小子!……

戴维的身体已经紧贴在帐篷上,无处可退。

戴维(眼中闪现出泪光):你,坏蛋!

戴维扑向哥哥,将他推倒在地。他们在地上翻来翻去搏斗。阿尔契尔力气大些。他很快将戴维脸朝下压住,坐在他身上,把他的手按在地上。

阿尔契尔:投降吗?

戴维:放开!

阿尔契尔:投不投降?

戴维:不!……怎么,你还不明白吗?我俩在这里是一边的!你、我、他!可他是谁?!我怎么知道他就是父亲?!你凭什么相信他?!

阿尔契尔:傻瓜!妈妈说的……(确

信不疑地)傻瓜!你真是个傻瓜,胖子!他是父亲!明白?父亲!

阿尔契尔从戴维身上爬下来,钻进自己的睡袋。戴维也钻进自己的睡袋。静静地躺着。过了一会儿,阿尔契尔听见弟弟低微的哀泣、抽咽声。

阿尔契尔:胖子?……戴维!你在哭吗?

戴维(噙着泪):你别管!

阿尔契尔:你怎么了?又在胡思乱想……

戴维(像小孩一样尖声哭叫):我想回家……我害怕……

弟弟的恐惧传染了阿尔契尔,但他固执地将其驱散。

阿尔契尔:你别哭了!爱哭鬼!睡吧!(戴维继续哀泣)喂,戴维,我们明天一早就去钓鱼?(戴维静下来)钓鱼?啊?一早就去,趁他还没起来?想像一下,清早咬钩是什么样子?啊?……怎么样,钓鱼?

戴维:好……

阿尔契尔:那睡吧……(日记本“啪”地落在阿尔契尔肚子上)干什么?

戴维:日记。轮到你了。

阿尔契尔(将日记枕在头下):明天吧。太暗了。

戴维:有电筒!不是说好了吗,每人一天……

阿尔契尔哼哧着爬出睡袋,打开手电筒,拿过笔记本,打开,拿起笔。思忖片刻。看看弟弟——

阿尔契尔:你真爱记仇,胖猪!

戴维(没有回头):快写、快写……

早晨。阿尔契尔躺在睡袋里睡觉。旁边放着笔记本和笔。戴维的睡袋空着。

戴维驱赶着身边的蚊子，聚精会神地盯着河面的浮子。上钩——他一抖钓钩，将鱼拉出水面，放进装满水的塑料袋，看着孤零零的一条鱼如何为了寻找出口在封闭的空间扑腾。

戴维回望一下支着帐篷的小山坡。营地一片寂静。

戴维把一块小面包挂到鱼钩上，抛出鱼竿，蹲下，注视着浮子……又拉起一条鱼，放进塑料袋，那里面已经有五条鱼在游来游去。

阿尔契尔从坡上跑到戴维身边——

阿尔契尔：胖子，收起鱼竿。我们要走了。

戴维：去哪儿？

阿尔契尔：继续往前走，怎么，听不明白？

戴维（挖苦地）：爸爸说的？

阿尔契尔：是的！爸爸！走吧！

戴维不慌不忙地收起鱼竿，将钓到的鱼放回河里。尾随阿尔契尔走上山坡。走向站在汽车边等候他们的父亲。

“伏尔加”沿河边的土路朝桥上爬，发动机“哼哧哼哧”作响。

父亲在开车，夹着香烟的手搭在打开的车窗上。阿尔契尔正卖力调试汽车收音机。后座的戴维望着窗外的河流——

戴维（小声嘀咕）：为什么要离开这里？刚刚才开始钓鱼。

父亲（对阿尔契尔）：听这个

台。

收音机在播放维索茨基的歌——

打猎套狼，

打猎……

猎那灰色的猛兽……

汽车上了公路，继续前行。“喳喳”的干扰噪声掩盖了维索茨基的声音。

父亲（对阿尔契尔）：关了。

阿尔契尔关掉收音机。

戴维：喂，我在那儿看见了好大一条狗鱼！我们可以试试纹竿。

父亲：阿尔契，看看地图，到贝克托瓦的出口还有多远。

阿尔契尔将行车地图摊在膝盖上。

戴维（嘟哝）：我们干嘛要去什么贝克托瓦？这么好的钓鱼地……

父亲猛然停车。回头向戴维，嘴角叼着烟，朝他脸上吐了一缕烟—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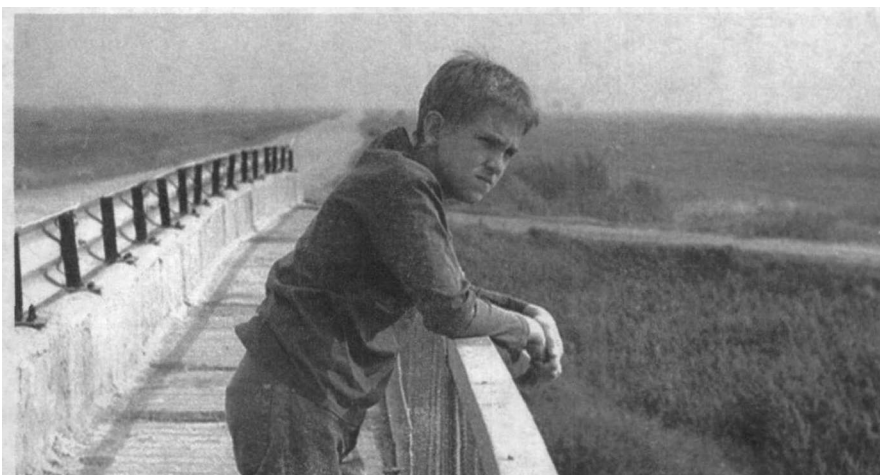
父亲：嘿，你在嘀咕什么？

戴维：没什么。只不过我们可以多钓一会儿鱼。我们不是来度假的嘛。

父亲：你想钓鱼？（下车，绕过去“噔”地打开戴维那边的车门。拿起他的背包、装钓竿的布套，一起扔在路上）下车！

戴维惊慌失措地望着父亲。父亲抓住他的手，将他从车里拖到公路上——

父亲：钓鱼去吧……（回到“伏尔加”上）



一阵轮胎摩擦地面的刺耳尖叫,“伏尔加”开走,疾速隐没在拐弯处。

马达声渐渐远去。周围惊人的宁静。戴维眼睁睁地看着汽车离去,他追着汽车跑到转弯处,另一条公路展现在眼前,“伏尔加”已经无影无踪。戴维停下,眨眨眼,盯着远方。用手揉揉眼睛。一片沉寂。背后传来汽车行驶声。戴维回头。一辆装满长松木的运材车出现在拐弯处。戴维跳到路边。运材车呼啸而过,一股灰蓝色的尾气向他袭来。散乱的松木枝杈尾随拖车簌簌响着扫过地面。又是一片沉寂。戴维沿路慢慢往回走。

戴维蹲在桥上,看着桥下涓涓流淌的河水。传来汽车声。戴维跳了起来。一辆写着“兽医站”的面包车“咣当咣当”响着驶过。又是一片沉寂。阴云蔽日。戴维开始哆嗦。

夜晚。戴维坐在公路边,脑袋埋在两膝之间,双手抱头。天稀稀落落地起雨来。两辆汽车疾驰而过。戴维没有抬头。突然传来一声汽车喇叭声。接着又一声。戴维抬起头,看见“伏尔加”静悄悄地开过来。他一直坐的那边的车门打开。戴维抓起鱼竿,朝汽车奔去。

“伏尔加”在公路上疾驰。

戴维坐在后座瑟瑟发抖。父亲从镜子里瞅了他一眼。手伸向前,从包里翻出一件厚厚的毛衣——

父亲:脱掉背心,穿上。

戴维换好衣服。

阿尔契尔转身看着他——

阿尔契尔:你的鱼在哪里呢?

父亲(对阿尔契尔):别闲扯。瞧着路,这里有一个转弯处。

有一会儿,车里一片寂静。

戴维:父亲……爸爸……

父亲:嗯?

戴维:为什么?……为什么你要带着我们?……

父亲:继续。大胆一点儿,儿子。

戴维(大叫):要知道我们根本不需要你!没你我本来过得很好!有妈妈,有外婆!你为什么要回来?!为什么要带我们出来?!回答我!回答我!

父亲(不动声色地):你们的妈妈请我和你们相处一段时间……

戴维(嘲讽地):就这样?!妈妈请你!那你呢?……

父亲(从后视镜里看着戴维):我也想和你们在一起……

戴维:为什么?!为了戏弄我们?!

父亲:不是的。我是你们的父亲。我爱你们……(发现了下坡路)转弯处在这里!

“伏尔加”从柏油公路开到被雨水浸湿的乡村小路上。

父亲(放声歌唱):“看,新的转弯处,它将引领我们去往何方?深渊还是繁华……”

阿尔契尔(接着唱):“不转过这道弯,你不会知道!……”

父亲和阿尔契尔(齐唱):“不转过这道弯!……”

戴维惊恐地看着这对兴高采烈的父子。

通往森林的乡间道路。下着雨。

“伏尔加”在泥泞中打滑。父亲将变

速杆一会儿推前，一会儿拉后。毫无用处，汽车仅仅微微晃动了几下。父亲熄灭马达。只听见雨点“滴滴嗒嗒”打在车顶上。

阿尔契尔：陷进去了，是吗？

父亲：不是。我们站在了起飞跑道上。

戴维：我们为什么要拐到这边来？应该在公路上走才对。

父亲：下车。

阿尔契尔（推开一点车门，看见周围肮脏的稀泥）：去哪儿？……啊，见鬼！

毅然走下车，滑了一跤，四肢朝下摔倒在地。浑身泥泞地爬起来。

父亲：应该脱掉鞋子！……

阿尔契尔：已经太晚了……

父亲（对戴维）：还要向你发出邀请吗？脱鞋！

戴维开始忙着解运动鞋的鞋带。

父亲：迅速点！

戴维：马上！

父亲脱掉鞋子，卷起裤腿。他和戴维同时下车。父亲绕过汽车，打开后备箱，取出旅行斧头和工兵铲，又“啪”地合上后备箱。看着身边在雨中瑟瑟发抖的两个儿子，他将斧头递给阿尔契尔——

父亲：去砍些树枝。

阿尔契尔在裤子上蹭蹭手上的泥，接过斧头。

……阿尔契尔和戴维站在灌木丛生的密林中。阿尔契尔笨拙地挥动斧头砍在湿滑的树干上。斧头弹回来，差点砸在他腿上。阿尔契尔一下又一下不得要领地砍着，试图多砍一些大枝杈。树上的雨点一阵阵簌簌地洒在兄弟俩身上。

戴维（小声地）：阿尔契，我们跟他

说说，别往前走了。让他送我们回去！我想回家！

阿尔契尔：可我不想。

父亲的叫声传来：——你们俩准备在那里下猪仔吗？

阿尔契尔（将斧头砍得咚咚响）：马上。

兄弟俩抱着几抱树枝回到路上。父亲已经挖好了一条轮胎行驶的沟槽。

父亲：把树枝放到轮胎底下。

阿尔契尔把树枝扔到轮胎前。

父亲：我说了——放到轮胎下。不是轮胎前。

阿尔契尔：怎么放？

父亲：用手，手！

阿尔契尔试图把又湿又脏又滑的枝杈塞到轮胎底下。可是毫无结果。

父亲：我示范一次。（将树枝平铺开，就像铺了一张平滑的毯子，然后用力敏捷地将树枝粗的一端垫在轮胎下）明白了吗？

阿尔契尔：是。

父亲：现在你照这样去垫左边的轮胎。

阿尔契尔蹲在左轮胎前，从戴维手里接过树枝，试着重复父亲的动作，可惜不够果断，他没有成功。

父亲：你娇滴滴地在那儿干什么？

阿尔契尔（直起身，声音颤抖）：什么？……（将斧头抛在地上）那你自己来吧，既然你这么……

父亲毫无预兆地扇了阿尔契尔一耳光，打得他几乎摔倒在地。血从鼻孔流下来。父亲俯身把树枝塞到轮胎下。打开车门。

父亲:到后面去推车(坐进驾驶室)!  
兄弟俩顶在“伏尔加”后备箱上。马达启动,减声器里排出一股青烟。

父亲(推开一点车门,瞧一眼):一起推。一、二、三——推。一、二、三——推……再来。

马达轰鸣。兄弟俩在泥泞中倒着脚,推着打滑的汽车。只向前移动了一点。泥泞和树枝从轮胎下向后飞溅。阿尔契尔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、血水和泥。

戴维:挨打了?……

阿尔契尔(喃喃):为什么?他为什么要这样?!

汽车马达熄火。父亲下车,走到兄弟俩跟前,看看轮胎。直起身。望着阿尔契尔。后者在父亲的目光注视下蜷缩成一团。

父亲:坐到驾驶室去。

阿尔契尔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,看着父亲。

父亲:我说,坐到驾驶室去。右边是油门,左边是离合器……

阿尔契尔(嘎哑着声音):我知道。巴格拉特叔叔教过我……

发动机轰鸣。父亲推开戴维,用力抵在后备箱上,手上脸上青筋暴起。汽车在泥泞中缓缓挪动,开上了平坦的土路。

父亲(拍拍手,兴奋地,对戴维):这就行了,你竟然还害怕。阿尔契,好样的!

阿尔契尔把沾上血和泥的脸探出车窗,脸上漾起笑容。

戴维忧郁地看着哥哥。

晚上。在淡粉色的薄暮中有三栋年久发黑、摇摇欲坠的木屋。屋后是一片沙岸,再远处——在夕阳照耀下是深红色的

一望无际、如镜的湖面。那是海一般宽阔的湖。

三条小船泊在岸边。

红色的霞光从湖面上空的厚厚云层里射出来。

“伏尔加”开到岸边。

父亲熄灭发动机。在沉静中凝视着湖面,紧闭双唇。

阿尔契尔:爸爸,这是什么?我们在哪儿?

父亲沉默不语。

戴维(打量着乡村木屋):这里住着什么人吗?

父亲(目光没有离开湖面):没有。这里没人。就我们。

阿尔契尔:那我们现在干什么?

父亲:这里没什么。我们渡到岛上去。

戴维(眺望远方):哪座岛?!我什么也没看见!在哪儿?

父亲(指着天水相接的地平线):在那儿。下车。

一条小船被拖到了岸上。底朝天扣在岸边沙地上。小船旁边燃起了篝火,父亲和阿尔契尔站在火堆旁。他们正往树枝上缠破布。从车上拿下来的背包、帐篷、睡袋、钓鱼竿堆放在旁边。

父亲:缠紧一点,以免松动。

阿尔契尔竭力模仿父亲的每一个动作。

戴维从远处的一栋房子里走出来。手上提的一只沉甸甸的桶,让他直不起腰。桶里装的是一块块漆黑的焦油。戴维走到火堆旁。

父亲:找到了?好样的!放到火上。



戴维放下桶。焦油开始熔化。戴维和阿尔契尔注视着它——

戴维：在屋子那儿……我看见……桌上摆得好好的，有盘子、食物，只不过都腐烂了……人们都跑哪儿去了？

父亲：走了。这里本来只剩一群老人。非常老的。有一天来了一辆大汽车把他们全接走了。

阿尔契尔：丢下一切，真的吗？

父亲：是的。

阿尔契尔：我们接下来做什么？

父亲：接下来？给船涂上焦油，架上桨叉，开船。

戴维：……屋子里有一幅圣像，很古老的，中间都裂开了……画着上帝……

阿尔契尔：到那座岛有多远？

父亲：20 公里左右。

阿尔契尔：嗨！太棒了！

戴维：岛上有人住吗？

父亲：没有。

阿尔契尔：好极了。真正的“珍宝岛”！

父亲：是……真正的“珍宝岛”……

父亲突然爆发一阵剧烈的咳嗽。咳了很久，显得很痛苦。

阿尔契尔：爸爸，你怎么了？

父亲（咳嗽着）：没什么。

桶里的焦油已经沸腾。父亲把树枝浸进去。开始给船涂焦油。

父亲（对阿尔契尔）：我们把所有的接缝都抹上，不要留一丝间隙……

戴维双手插进裤袋，望着大湖——

戴维：……可走廊上挂着的鱼网，几乎还是新的……

夜幕几乎完全降临。父亲把桨叉打进船舷上的支架里，装上船桨。又是一阵剧烈的咳嗽袭来，以致他咳得精疲力竭地瘫坐在沙地上。戴维和阿尔契尔惶恐地看着他——

戴维：你生病了？要不，我们回到有人的地方去？去医院？啊？

父亲（站起来）：胡说。大概是推车的时候着凉了。来，我们把船放下水。

阿尔契尔和戴维抓住船头，一把一把使劲地将船往水里拉。

父亲向汽车走去。

戴维：要是他真的病得很严重，我们该怎么离开这里？

阿尔契尔：别担心！他没生病。一、

二,拉!

戴维和阿尔契尔拖船。

父亲回来了。换上了带风帽的塑胶雨衣。

父亲把背包、睡袋和他们堆在沙滩上的所有东西都扔上船——

父亲:上船。

阿尔契尔和戴维爬上船,坐到船头。父亲把船推离岸边,跳上船尾。从背包里掏出装酒的水壶。喝了几口。戴维和阿尔契尔看着他。

父亲:拿桨。

兄弟俩从船头挪到船桨后面。看着父亲。他的脸隐藏在风帽下。

父亲(声音嘶哑):喂,杵在那干嘛?划!

戴维:往哪边?

父亲(没有抬头):直走。

大雨从天而降,水面泛起阵阵涟漪。风卷浪起,拍打着小船。阿尔契尔和戴维把船桨放到水里。

夜晚,湖面上起了真正的风暴。暴雨拍打着划船的孩子们的脸。小船被巨浪抛起,就像坐在一架巨型秋千上。撕裂夜幕的道道闪电伴随隆隆雷声疯狂地劈在小船左右。阿尔契尔和戴维在这地狱般的场景中奋力划船,精疲力竭,而父亲似乎坐在船尾睡着了,隐藏在风帽里的头低垂着。

阿尔契尔和戴维挥动船桨,但他们实在身单力薄。船身不受控制地跟随巨浪朝着戴维所坐的那边倾斜下去。

“啪!”一声撞击——黑色的湖水灌进船里。这时才发现,原来穿着黑雨衣像幽灵一样的父亲根本没睡着。他抬起风

帽,近在咫尺劈在小船旁边的闪电瞬间照亮了他惨白的脸庞、黑色深陷的眼睛。

父亲:戴维!让船头向着浪,笨蛋!

戴维(慌乱地,竭力保持船身平衡):不行了!我再也不行了……

“啪”!又是一股湖水泼进来。

父亲:阿尔契,帮帮他!

阿尔契尔扔下自己的船桨,坐到戴维身边,两人合力平衡了小船。阿尔契尔回到自己的船桨旁。两人划桨并不合拍,但总算保持了船头对着浪。

父亲:跟着我的口令划桨!抬起船桨!开始!一!二!

直到这时船桨才同步下水,推动小船前行。父亲再次将头埋进风帽里——

父亲:就是这样……按照这种节奏……

小船被抛上浪头。戴维的船桨从手中滑落,但他及时抓住并且划出了应分的一桨,没有让船身再度倾斜——

戴维:不行了!再也不行了!

父亲(从风帽下):行的,儿子,你行的……难道你想让我们全都淹死吗?想想看,孩子,妈妈会怎么样……

戴维:你自己来!你力气大!

父亲:不行,儿子,我病了……一!二!

孩子们用身子压在桨上拚命划啊划。

……波浪明显平静了许多。船走得很快,突然,船头撞上了什么干燥的、窸窣作响的东西。一眨眼,小船驶入了这种干燥的、簌簌作响的东西里。

闪电。

小船驶入了岸边的芦苇丛中。

阿尔契尔:芦苇!戴维,爸爸,芦苇!我们到岛上了!

戴维扔下船桨,看着掌心的水泡磨破后鲜血淋淋的双手。

父亲:别放下!还没靠岸!

戴维瞧一眼父亲,抓起船桨,开始狂暴地划起来。

片刻,船稳稳当当地停靠在泥沙淤积的浅滩。阿尔契尔和戴维放下桨——

阿尔契尔:行了……

父亲:跳进水里。

戴维:什么?!

父亲:我说,到水里!拿上背包,跳到水里!快!

阿尔契尔和戴维跳下船,两腿直到膝盖立刻陷入臭烘烘的稀泥里。他们从船上拿下背包。

父亲:东西举在头上!走!上岸,上岸!跑起来!

阿尔契尔和戴维将沉甸甸的背包举在头顶,在松软的淤泥里跋涉,向岸上走去。

平滑的沙丘,四周云杉环绕……

雨停了,万籁俱寂。

云杉树丛中支起了两项帐篷,彼此紧挨着。

篝火熊熊燃烧。浑身湿透、瑟瑟发抖的戴维和阿尔契尔坐在火堆旁。

小船差不多有半截被拖上了岸。父亲在船边忙碌,固定好锚以免船被冲走。干完活,向火堆走来——

父亲:脱衣服!

孩子们看着他,寒冷与疲惫已经让他们思维停顿。

父亲:脱衣服!!!

阿尔契尔梦游般慢吞吞地脱下身上的湿衣服。父亲从背包里拿出干爽的毛衣、

短裤、裤子扔给他们。

父亲:换上!湿衣服挂起来晾干!

等孩子们执行完命令——换上干衣服,将湿衣服晾在帐篷的拉杆之间,又回到篝火边——父亲掏出酒壶,拧下盖子,往里倒烧酒,递给阿尔契尔——

父亲:屏气喝下去!

阿尔契尔喝着。父亲递给他一杯水。阿尔契尔赶忙就着水喝下灼人的烧酒。父亲又从酒壶里倒了一壶盖,给戴维——

父亲:喝吧!

戴维(扭过脸去):我不想喝……不喝!……

父亲一把将戴维抓到自己面前,捏着他的下巴——

父亲:喝!要不我直接把它倒进你的喉管里!嗯!

他们彼此盯着对方的眼睛。一双目光中充满仇恨,另一双流露出执行自己意愿的决心。他们谁也没有移开目光。然而戴维终究从父亲手中接过壶盖,一饮而尽。他咬紧牙关,紧闭双唇。父亲递给他一杯水——

父亲:喝点水!

戴维推开他的手。依然紧闭着嘴巴,盯着父亲的眼睛,缓缓站起来,转身,双手插进裤袋,朝帐篷走去。父亲凝视着他的背影。然后转向阿尔契尔——

阿尔契尔:什么事,爸爸?

父亲(疲惫地):去睡觉。

戴维躺在睡袋里,盯着帐篷顶。阿尔契尔钻进帐篷,躺好。看着戴维——

阿尔契尔:喂,胖子!你怎么样?

戴维(平静地):他要是敢碰我,我一定杀了他……(打开手电筒,从包里取出



本子和笔。本子因潮湿而卷翘起来)湿了,见鬼!……

他抖掉本子上的水,打开,开始写。

阿尔契尔:胖子,你是当真的吗?

戴维(继续写):什么?

阿尔契尔:嗯,就是杀了他什么的?

戴维:真的。如果他敢碰我。

早晨。阳光明媚。金色的阳光,金黄的沙滩,鲜亮的绿油油的云杉带。

岛上的天空碧蓝如洗,而湖那边的天空则被厚厚的瓦灰色云层遮蔽。真是一副奇怪的图画。仿佛有人故意洗净了岛上的天空,而将湖顶罩上了朦胧的灰幕。也许,它本来就是这样……也许,这是某些人想要的效果……

阿尔契尔爬出睡袋。还没有彻底清醒,迈着“里八字”脚,踏着已经晒暖的黄沙,摇摇晃晃地走到岸边。闭眼抬头享受着温暖的阳光,在湖边的水中放松身心。他拽着裤子站立片刻,依旧抬头晒着太阳。背后传来的动静让他回过头来。

戴维从爸爸的帐篷里钻出来。背向哥哥站着。全神贯注地在研究什么东西。如此专注,忘记了周围的一切,看着手中的东西。

阿尔契尔现出诡异的笑容。他蹑手蹑脚走到弟弟身边。紧挨着他。

戴维“嚯”地回头——

此时,完全出乎阿尔契尔的意料:一柄巨大的、像剃刀一样锋利的自制猎刀径直顶在阿尔契尔肚子上。戴维的手绷得苍白,紧紧握着象牙刀柄。阿尔契尔从来没见过戴维这样的眼神——绝对不是好兆。阿尔契尔不由自主后退一步——

阿尔契尔:戴维!……你干什么,胖

子?!……

戴维:哦,是你?……你为什么偷偷摸摸地?

阿尔契尔:我开玩笑!你干什么?!

戴维:别再开玩笑,行吗?

阿尔契尔:好。

戴维将刀插回皮刀鞘,插进裤腰,用背心遮起来。走向湖边。阿尔契尔跟在弟弟身后——

阿尔契尔:胖子……戴维,你从哪儿拿的?

戴维(朝父亲的帐篷歪歪头):那儿。

阿尔契尔:他呢?怎么,他一点也没察觉?在睡觉?

戴维:不。他不在。

阿尔契尔:那他在哪儿?

戴维耸耸肩。他们走到岸边。戴维专注地盯着水面。阿尔契尔看着戴维——

阿尔契尔:那怎么样?就是说你偷来的?

戴维(不看阿尔契尔):是。

阿尔契尔:你疯了!快放回去!

戴维:不。不放。你好像说过他没有刀?(带笑看阿尔契尔)我想自己拿着刀。

阿尔契尔:为什么?!

戴维不答,仍旧笑着看着哥哥。

阿尔契尔:如果他发现刀不见了,到时怎么办?

戴维(耸耸肩):那就是不见了……跟我有什么关系?弄丢了……(专注地凝视阿尔契尔的眼睛)你不会跟他说,刀是我拿的吧?

阿尔契尔:当然不会……

戴维:那就好……(望着湖水)我刚才看见了鱼戏水——很大的鱼,很多……就在岸边!瞧见吗?!恐怕需要虫子……

用面包大概钓不到这么大的鱼?你认为呢?

阿尔契尔:如果鱼大恐怕是的……戴维,把刀给我保管一会儿?不是现在,过一会儿……

戴维(坚决地):不。我得一直拿着。

孩子们背后传来叫声:—嘿,儿子!

戴维和阿尔契尔回头。父亲站在沙丘高处,帐篷后面。太阳从背后照耀着他。兄弟俩看见的是镀着一层金光的黑色剪影。但他们还是瞧见父亲在冲他们笑。各种迹象表明,父亲非常健康。

父亲:喂,杵在那儿干吗?走,我带你们参观这座岛!你们一辈子也没见过这样的景色!

戴维:那早饭呢?

父亲:戴维,你晚点吃早饭不会出什么问题的。走吧!

阿尔契尔手脚并用奔到父亲身边。戴维不慌不忙地走着。

父亲:戴维,醒醒!你怎么,还在梦里?快跑!

戴维没有加快脚步,在父亲和阿尔契尔后面走着。

父亲:怎么回事,戴维?

戴维(直视父亲的眼睛):我腿疼。

父亲:腿?怎么了?

戴维:不知道。就是疼。

父亲:哪里?

戴维(卷起裤腿,露出脚踝):这儿。

父亲(俯身摸摸戴维的腿):很疼吗?

戴维:是的。

父亲(直起身):看上去没问题。大概是压麻痺了。行了,走吧。

戴维:我觉得疼。

父亲(略有些恼火):走吧!走不动

的时候再回来!

没等回答,他别过脸去不再理睬戴维,向岛的深处走去。阿尔契尔跟在后面。戴维站立片刻,尾随其后。

父亲和兄弟俩走出树林,来到一片长满同戴维一般高的野草丛中。阳光灿烂。各种各样的昆虫飞来飞去,趁着天暖忙活着事业。父亲走在前面,在草丛中开辟出一条路。阿尔契尔和戴维勉强才跟上父亲在莽丛中时隐时现的背影。突然,一座高耸入云的木质测绘塔赫然呈现在兄弟俩面前。而父亲已经身手敏捷地攀上了吱呀作响的木楼梯。

父亲(向下望):跟着我,孩子们!马上就能纵览一切了!

阿尔契尔疑虑地试了试最下一级的牢固性,一块楼梯板“咔嚓”一声碎落下去,几颗锈迹斑斑的钉子露在那儿。

父亲:你们还站在那儿干嘛?踩的时候脚靠近两边,不会有事的。(讥讽地笑)害怕了?

戴维推开直哆嗦的阿尔契尔,抓住楼梯,麻利地向上爬。他看见父亲的鞋底就在自己头顶几米处。

阿尔契尔也跟着向上爬,但犹犹豫豫地,远远落在父亲和戴维后面。

测绘塔在疾风中摇摇晃晃,用来固定圆木的生锈的扒钩子剧烈颤抖起来。戴维向上看:父亲的腿坚定有力地朝天空攀登。向下看:阿尔契尔没爬到三分之一就返回地面。戴维咬紧牙关继续向上。

父亲叉开双腿站在塔顶的平台上。这平台是用厚木板铺的,木板已经腐烂,四周用梁木围上了围栏。入口处露出戴

维的头。他艰难地喘着气。

父亲：来、来，爬上来！（伸出手将戴维拉上平台）阿尔契尔呢？

戴维（气喘吁吁地摆摆手）：他没往上爬。

父亲：知道了。

现在父亲和戴维站的地方远远高于岛上的树林。可以看见岛的另一边沙丘上的两项帐篷以及岸边的小船。距木塔不远——几栋屋顶破破烂烂的黑魑魑的木屋和一座木教堂的遗迹。而四周目光所及之处，宽广的水面铺展开来……风更猛烈了。波涛上卷起的白色浪花也清晰可见。平台摇摇晃晃。戴维向下看，开始感到害怕：这么高，而这木建筑似乎并不那么可靠。他双手牢牢抓着围栏。

父亲从脖子上摘下不知从哪弄来的望远镜——古老而结实，乌铜做成的筒身，目镜用柔軟的皮子套着。

父亲（碰碰戴维的肩膀）：喏，看看。

戴维谨慎地放开一只扶在栏杆上的手，接过望远镜。它很沉，颤巍巍地落在他手上。镜头里的湖岸在他眼前晃动。

父亲：两只手端着，对焦。

戴维小心翼翼地放开另一只手，给望远镜对焦。图像变得清晰了。岸边一望无际的沼泽地，岛上长满奇形怪状的松树。突然，他感觉自己仿佛飞到了空中，急忙拿开望远镜。原来是父亲把他抱上了围栏——

父亲：这样看得更清楚，是吗，戴维？

戴维吓得脸色苍白，连话也不会说了。轰隆隆的雷声传来。漆黑的云团在头顶聚集。而阳光则转到了岛的另一边，那里阳光依旧明媚地照着湖面。张牙舞爪的闪电撕裂天空，劈入湖中。又是一阵隆

隆的雷声。戴维的裤子湿了。尿沿着裤管滴在平台上，暴雨接踵而至。戴维霎时浑身湿透了，他的软弱表现没有被父亲发现。父亲把他抱下围栏，朝入口那边摆手。

父亲（叫喊）：快下去！快！

父亲、阿尔契尔和戴维坐在用随手捡的圆木棍和树杈钉成的桌子旁，边喝茶边就着罐头肉吃着剩下的土豆。渐渐熄灭的篝火冒着青烟。太阳从云层中探出了脸，帐篷顶被晒起朦胧的水汽。

父亲：……他们在第27层停下来，最后他说道：“我把钥——钥匙落在下面了。”

阿尔契尔和父亲大笑，戴维勉强装出一个笑脸。

阿尔契尔：爸爸，你有没有听过俄罗斯人、美国人和法国人飞上月球的笑话？……

父亲推开碗和杯子，舔舔勺子，放进碗里。

父亲：各位请便。谢谢作陪。

阿尔契尔：请不要客气。爸爸。

戴维只是斜睨着父亲。

父亲：这样，我和阿尔契尔现在去找柴火，你呢，戴维，洗碗。

戴维：为什么是我？

父亲：谁最后吃完，谁收拾。

戴维将脏碗堆在水边。回头一看，父亲和阿尔契尔走进了树林。戴维奔向沙丘上的帐篷。爬进自己的帐篷，从里面拿出一个塑料袋，回到岸边。

他顾盼四周，嫌恶地用两根指头从袋子里拉出一条裤子，扔进水里。漂洗。然后又拿起来皱着眉头闻闻。打上肥皂，再漂洗。与此同时，碗勺在岸边漂浮，忽而

被浪头抛上沙滩，忽而被重新卷走。戴维拚命地搓洗裤子。拧干。闻了闻。跑过去将裤子挂在帐篷后的松树枝上。

回到水边才发现碗都漂在水上：他和阿尔契尔的两只小碗，父亲的一只大碗。戴维只捞起两只，静静地看着父亲的碗越漂越远，翻个跟头，沉入水中。

戴维将碗、杯子和勺摆放在刚钉好的桌子上。父亲带着阿尔契尔刚刚把长凳腿埋进沙地。父亲直起身，拿起一只碗，用手指里外抹了一遍。看看手指——

父亲：还过得去。

戴维(清清嗓子)：那个……直说吧，你的碗没了。

父亲(看看餐具)：怎么回事？

戴维(直视父亲的眼睛)：被浪冲走了。

父亲(稍顿)：浪打走了？那我该用什么吃东西，儿子？

戴维：我不是故意的。

父亲：行了。我向你示范一下，怎么用桦树削成桌子。

戴维：我干不来。

父亲：这不难。我教你。现在你们可以先做自己的事。

父亲站起来，从帐篷里拿出一个空包。

阿尔契尔：去哪？

父亲：去散散步……

戴维：我们去找虫子吧。这里的鱼用面包钓不起来。

父亲(耸耸肩)：去找吧。

父亲离开，消失在松林中。

戴维(滑稽地模仿)：“去找吧……”

去哪里找？周围全是沙子。

阿尔契尔：他拿包干什么？

戴维：谁知道？大概去采蘑菇……

他踹起一脚沙子，黄沙呈扇形向四周飞散。

阿尔契尔：要不，往那边村子的方向走走？也许那儿有？

戴维：太远了……

阿尔契尔：反正我们需要虫子。

戴维：嗯，走吧。不过得带上一个罐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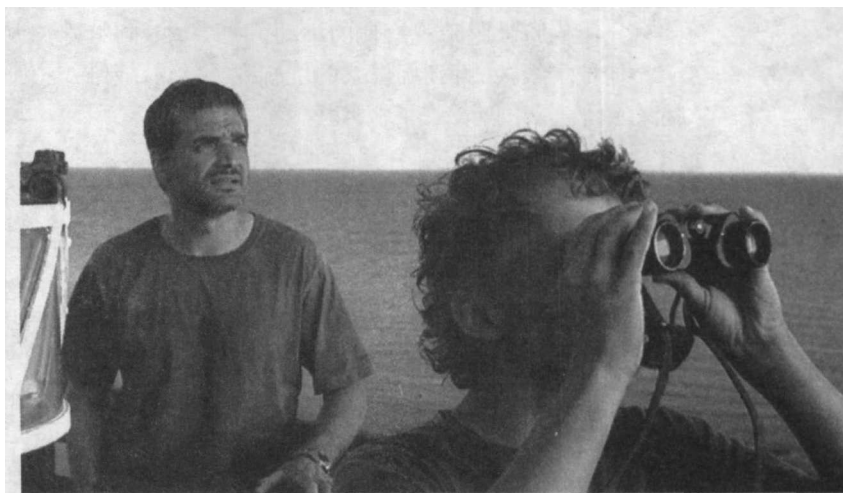
阿尔契尔从刚挖好的存放垃圾的坑里拿了一个空罐头瓶——

阿尔契尔(看看罐头瓶)：合适。

早上。戴维和阿尔契尔在沙丘上行走。

阿尔契尔：这真的是一座岛？

戴维：真的。我从塔上看到了——周



围全是水。

阿尔契尔：一个人也没有？

戴维：好像没有。我一直在想，是什么吸引他来这里？没有人！钓鱼——他不爱钓鱼。你认为呢？

阿尔契尔：这里很漂亮。也许他喜欢这地方（使劲拍打叮在脖子上的一只蚊子）？

戴维：的确很漂亮！

废弃的村子。两栋烧焦的木屋和一座漆黑的木教堂的废墟。教堂附近有一块不大的墓地：立着两三个东倒西歪的十字架。

阿尔契尔和戴维走近村庄。

阿尔契尔（朝墓地那边瞅了一眼）：虫子最多的地方在那儿！……

戴维突然捂住哥哥的嘴巴。用眼神示意他看一栋废弃屋子。父亲手拿铲子从屋里走出来。他朝墓地方向走来。兄弟俩好不容易及时躲到了教堂的另一个角落。

父亲走到坍塌的围墙后面。在十字架之间窺摸了一会儿，开始挖掘。

兄弟俩瞪大眼睛观察他的举动。

他挖了很久。直到掘出来的坑有齐腰深，铲子一声闷响敲在了木头上。

戴维（耳语）：棺材！

阿尔契尔（耳语）：我们走吧！

戴维（拽住哥哥的衣袖）：等一等！

父亲拚尽全力铲起了什么东西……双手抱着一个绿色的亚美尼亚箱子，放到坑边上。他爬上来，把箱子装进背包。掂掂重量。很沉。又返回屋子。将铲子放回去。拿起包，消失在松林中。

阿尔契尔和戴维走近洞穴。

阿尔契尔：他挖出来的箱子里是什么，嗯？

戴维：财宝！就是为了它，他才跑到这里来的！

阿尔契尔：你这么想？

戴维：还有什么可想的？瞧见了，多沉啊！

阿尔契尔：要是能看看里面是什么就好了。

戴维：说不定有机会看……

阿尔契尔：被他逮住了怎么办？

戴维：害怕了？

阿尔契尔：你不怕吗？……

戴维：得了。到时看着办吧……（指指洞里）那儿有虫子……你爬进去？

阿尔契尔：为什么要爬？这里也能找到很多……

他们开始在十字架底下刨土。腐烂的木头倾斜倒地，碎裂成片。

阿尔契尔：妈呀！

戴维：快跑！

兄弟俩拔腿逃跑。他们向营地方向跑去。又突然停住。

戴维：你干什么？

阿尔契尔：那你呢？

戴维：是你大喊大叫，我才冲出来的！

父亲来到船边，把沉甸甸的包扔上船，自己也爬上去。船上有一个不大的置物箱，上着一把大锁。父亲打开置物箱，把装着箱子的包藏进去，锁上。

阿尔契尔和戴维走在松林中。

阿尔契尔：……十字架倒下去的时候，我吓坏了！还以为是死人爬起来了

呢!……

戴维:我也吓了一跳。不过瞧瞧,多肥的虫子!

他把一撮疏松的泥土抖落到罐子里,里面蠕动着肥硕的虫子。

阿尔契尔:鱼儿见到这些虫,自己就会蹦跶上来!

戴维和阿尔契尔出了树林向营地走。并不见父亲的身影。

阿尔契尔:在岸上钓鱼?还是(朝船歪歪头)……

戴维:当然是坐船!

戴维跑进帐篷拿了钓钩。又回到哥哥身边。

阿尔契尔:要用船,我们应该问一下爸爸才对……

戴维(爬上船):为什么要问他?怎么,我们划划船都不行?推!

环顾一下空无一人的营地,阿尔契尔推船。孩子们坐到船上后,划了起来。正在这时,父亲抱着一抱柴火出现在岸边。看见儿子们将船划离了岛,他扔下柴火,向岸边飞奔过来,膝盖没进水里——

父亲:去哪儿?!回来!

戴维:我们就在这里,靠近岸边!钓鱼!

阿尔契尔:就一会儿,爸爸!

父亲思忖片刻,从腕上摘下手表,扔给阿尔契尔——

父亲:拿着!(后者敏捷地接住表)给你们两个小时!一点半回来。归队!明白吗?而且要呆在我的视线范围内!

阿尔契尔(戴上父亲的手表):知道了,爸爸。

戴维(学着他的声音):“知道了,爸爸!……”(发现了置物箱)喂,阿尔契,这

个箱子是什么?

阿尔契尔(耸耸肩):鬼知道……

戴维:打开看看吧。说不定有渔网?

阿尔契尔:我们拿来干嘛?用鱼钩钩得更多!

白天。湖面上风平浪静。水面如镜。船头和上面锈迹斑斑的三叉锚一起有节律地向前移动。兄弟俩背对船头坐着,划得很平稳。距离岛越来越远。

戴维:喂,要是我们把他丢在岛上会怎么样?我们划到放汽车的地方,开回家去。汽油还很充足。

阿尔契尔(扔下船桨):你说什么?!疯了吗?

戴维:哼,你就是没胆量。是吧?

阿尔契尔:你真被太阳晒昏了……

戴维:到时他就像鲁宾逊一样在荒岛上跳舞,如果我们不回去的话……我本来想一个人把船开走,不过,觉得可怜你这个傻瓜。而且我不会开车。

阿尔契尔:你叫谁傻瓜?

戴维:得了得了,别发火!我们钓鱼。

戴维爬上船头,放下锚。

戴维试图抛出绞竿……忙活着缠绕在一起的渔线。阿尔契尔坐在那儿盯着一动不动的浮子。拉起钓钩,看看鱼钩上晃动的一整条虫子。

阿尔契尔(抛出钓钩,看手表):喂,戴维,该收线了。已经一点钟了。父亲吩咐我们一点半回去。

戴维:再甩一两次。

阿尔契尔:没用的。鱼今天不上钩。(摸摸脖子)我的脖子晒伤了……(拉起钓钩)好了,收线。起锚。



戴维：它在船边尾巴一扫，那时候，我想——完了！……

阿尔契尔：幸好我用钩竿把它钩上来了！

戴维：这之前是谁把它拖过来的？你还想收线来着。瞧瞧这鱼！可惜妈妈看不见……

船头顶上了沙滩。

戴维(扬手把鱼钩抛向更远处)：马上——马上……

戴维的渔线又缠绕在一起了。他一圈圈解开。然后开始收线。突然钓竿末端弯下去了。

戴维(大叫)：阿尔契，好大一条鱼！

阿尔契尔：拉住它。

像弦一样绷得紧紧的渔线的末端水下泛起白浪，一条大狗鱼跃出水面，“啪”的一声掉入水中。

戴维：阿尔契，看见没有？！看见没有？！(看着飞快退卷的线轴)它就要挣脱了。

阿尔契尔：马上。

阿尔契尔扑到船头。兴奋地拉起锚，又跳回船桨边。

戴维：好样的，阿尔契，跟着它快点划！

兴高采烈的阿尔契尔和戴维卖力地穿过芦苇丛划向岸边。他们争先恐后地谈论着自己的战果。

一条硕大的狗鱼躺在熄灭的火堆边。戴维和阿尔契尔面露胜利的微笑站在战果旁，对视。父亲坐在凳腿埋进沙地里的自制长凳上。

阿尔契尔(对父亲)：瞧见了么？不比你的哲罗鱼差吧！我还以为它要杀死我们呢，就像《大白鲨》里的鲨鱼！戴维差点没尿裤子！

戴维：你自己才尿裤子了！勇士！

父亲从长凳上站起来，走到鱼跟前，用鞋尖踢了一下。

父亲(没有抬头)：阿尔契，几点了？

阿尔契尔：什么？

父亲：你有手表。几点了？

阿尔契尔(看手表)：3点，爸爸……

父亲：3点。你们应该几点回来？

阿尔契尔：嗯，一点半……

戴维：爸爸，谁会错过一条这么大的鱼？……

父亲：我没有跟你说话！(对阿尔契尔)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，阿尔契？

阿尔契尔：爸爸，可我们抓到了鱼……这么大的鱼！看见吗？……

父亲出乎意料地一巴掌扇在阿尔契尔脸上。一下，又一下。不是很重。阿尔契尔向后退——

阿尔契尔：你干什么？

父亲：你没听见我叫你们吗？

阿尔契尔：没有！

父亲朝阿尔契尔另一边脸上又扇了一掌。打得很重，他差点摔倒在地。

阿尔契尔：不准打我！我向你解释过了，鱼咬了钩……我们只能这么做！

父亲又扇了下阿尔契尔一下，将他打翻在地。阿尔契尔爬离父亲，跳起来。

父亲（逼近阿尔契尔）：我给了你手表，废物！你以为是为了什么？

阿尔契尔（哭泣）：我不是废物！

父亲：我给你手表，就是让你准时回到岛上！你呢，你怎么做的？

阿尔契尔：我们抓到了鱼!!!

又一掌将阿尔契尔打倒在地。他像一只受伤的兔子般尖叫着，惊恐地。凄惨地、绝望地……

父亲：不准叫了！我在问你为什么？

戴维：喂，你！不准动他！

父亲：什么？！你少插手，臭小子（殴打刚从沙地上爬起来的阿尔契尔）！

戴维：是我！我！是我说要再试一次！是我耽搁了！

阿尔契尔：是真的！爸爸，别打我！是戴维……

父亲（再次将阿尔契尔打倒在地）：不许将责任推卸到别人身上！表在你手上！

阿尔契尔（站起来，擦一把脸上的血和泪）：那又怎么样？！你想把我怎么样？！

坏蛋！混球！

父亲打阿尔契尔。后者倒下，又跳起来。

父亲：表在你手上！是吗？

阿尔契尔：是的，在我手上。

父亲又一掌打倒阿尔契尔。阿尔契尔爬开，跳起来——

阿尔契尔（发狂地）：那就打死我吧！打死我，狗杂种！浑蛋！我恨你！

父亲：你说什么？！什么？！打死你？！打死？！

父亲抓起放在篝火旁边的铲子。猛冲到阿尔契尔身边，拽住他的头发，将头摠在长凳上，铲子举在阿尔契尔头顶。

父亲：哼，再说一遍！你想要我杀死你是吧，狗崽子？

阿尔契尔：是的！是的！是的！

父亲背后传来戴维的声音：——住手！

父亲转向戴维。戴维手中的刀子径直顶在父亲胸口上。

戴维：你敢再动他——我杀了你！

父亲：嗨！太棒了！这才像个男子汉的样！

他走向戴维。戴维后退——

戴维：站住！站在那！

父亲略微停顿一下。将铲子抛在地上。走近，紧靠戴维。

父亲：喂，来吧，儿子，打我！

戴维：你……你坏透了！

父亲：很好，儿子，继续！

戴维：我本可以爱你，如果你不是这样子，可你是我见过的人中最坏的！

父亲：嗯，那你还犹豫什么？

刀子在戴维手中颤抖——

戴维：不要管我们！明白了！不许欺



辱我们!你谁也不是!谁也不是!

父亲:你错了,儿子。我就是一切。如果你有别的想法……你手上有刀子!拿出勇气来,向我指明我的地位。

父亲和戴维一眨不眨地盯着对方的眼睛。

戴维浑身剧烈颤抖。他大叫。手不由自主地松开。刀子掉在沙地上。他拼命向松树林的方向跑去。

父亲:戴维!!!戴维!!!  
(阿尔契尔走到他身边)得把他追回来!

阿尔契尔:爸爸,爸……原谅我们。我们在抓鱼……爸爸!

父亲:你呆在原地。

……傍晚。父亲在林中穿行,他推开杂草树杈,在枯枝断树中磕绊着。渐渐沥沥地下起雨来。父亲停下脚步侧耳倾听。一片沉寂。只有越来越急促的雨点敲打着树叶。突然,他听见身后传来树枝“咔嚓”折断的声音,一回头——看见呆立在那的阿尔契尔。

父亲(大叫):你为什么不在原地?!

阿尔契尔:我害怕!

父亲摆摆手,向远处飞奔而去。

在绛红色的暮霭中,岛上开始涌起酝酿雷雨的滚滚乌云。父亲浑身湿透,在杂草丛中穿行,他抹一把脸上的水,向雨幕中张望。

父亲:戴维!戴维!

他继续向前跑,滑了一跤,站起来,接着跑。

雷鸣电闪,照亮了摇摇欲坠的测绘塔和塔顶上一个细小的身影。

戴维颤栗不已,沿着湿滑的木楼梯越攀越高。现在头已经顶在了观察平台上。他换了一下手,身子一挺,爬上了平台……闪电照亮了远处波浪汹涌的湖面。接连响起两声雷鸣。透过隆隆雷声从下面传来父亲微弱的叫声:——戴维!

戴维剧烈颤抖着,走向围栏,深吸一口气,迟疑刹那,嘴唇直哆嗦——不知是在祈祷,还是呢喃着什么。接着,他抓住横木,爬上了围栏。

父亲仰头在黑暗中细看。闪电让他看见了站在平台最高处的戴维。

父亲:戴维,停下!下来!戴维!

戴维爬到雕有花纹的栏杆上。父亲抓住楼梯,急速向上爬,继续喊叫——

父亲:戴维,等等我!

戴维努力站稳因恐惧而弯曲的双腿,颤抖着。抓住横木缓缓直起腰。他不再颤抖,身体完全伸直,对着不时被闪电撕裂的黑暗喊叫——

戴维:我可以!……听着,坏蛋!我可以!……可以!……

他的每一声呼喊都伴着雷声。

父亲的高呼声越来越近:——站在原地!我马上到!

戴维一只脚提到空中,用另一只脚平衡重心,放开手。

父亲的头从平台入口处探出来——

父亲(温和地):戴维,放松点,孩子……

戴维回头凝视父亲。雨水顺着两人的脸向下淌,又或许是泪水。

戴维:你敢上来,我就跳下去。

父亲:好,我下去……你跟着我,好

吗?

父亲开始往回爬。但是他的脚在最高一层楼梯滑了一下,脚下踩空,双手抓住平台入口的边缘,身体被悬在了空中,双腿在空中晃动——

父亲(费力地):马上,戴维,孩子!马上……

木板“咔嚓”断裂,父亲飞落下去,“砰”地一声撞在建筑原木上发出可怖的声音。“咚”地一声发出坠地的闷响——然后一片寂静。

戴维(跳到平台上,大叫):爸爸!爸爸!

惊恐地向漆黑的下方张望。

雷雨转移到了岛的另一边。一切都笼罩在白夜乳白色的朦胧夜光下,显得不太真实。

戴维呜咽着爬下塔,阿尔契尔正俯身看着父亲,他以一种僵硬的姿势躺在地上。父亲的眼睛睁着,双唇紧闭,但仍能看出流露出来的笑意。

戴维(低语):阿尔契尔……

阿尔契尔(没有转身):他死了……

有一阵兄弟俩颤栗地站着,一言不发地盯着父亲的脸。戴维突然痛哭。

阿尔契尔:得把他运走……

戴维:到哪里?

阿尔契尔:船上。

戴维:怎么运?

阿尔契尔(大叫):用手!双手!(弯下腰,抓住父亲的腋下)你拉着腿。

戴维抓住鞋子,想把腿抬起来——鞋子掉了,抓在他手上。

阿尔契尔:抬膝盖。

戴维(拿着鞋):这个呢?……



阿尔契尔:扔了。

戴维抬起父亲的膝盖处,用尽全力,差点被拖倒在地。

戴维:我不行。

阿尔契尔:我们拖他的手。抓住。

兄弟俩拉着父亲的手,竭力拖着尸体,但它像被钉在草丛中般一动不动,兄弟俩的手一次次滑脱。

阿尔契尔(放开父亲的手):这样不行。去拿铲子来。

戴维:为什么?!不要!

阿尔契尔:我跟你说了,废物,去拿铲子。

戴维沿着浅滩的边缘奔跑,绊了一下,摔倒,又爬起来。抹一把脸上的泪水和污泥……费力穿过灌木丛……接着奔跑……

太阳落在天边,只剩下一道大得几乎失真的深红色光晕。

早晨。兄弟俩来到树林中。阿尔契尔仔细观察着周围的树木。看中了两棵同根生的不太粗的桦树——

阿尔契尔:就是它了!

阿尔契尔开始砍树。树冠被震得“哗哗”直响。突然，一段枝杈从上面掉下来，里面传出“唧唧”的叫声。

戴维(俯身):小心!……

这是一个鸟窝。几只羽翼未全、眼睛还没睁开的小鸟在里面挣扎。它们张大黄色的嘴巴，拚命尖叫着。

阿尔契尔:真见鬼!(朝鸟窝歪歪头)把它挂到哪个树杈上。不过手别去碰它们，不然它们会被父母抛弃的。

戴维:不用手怎么行?

阿尔契尔:好吧……

阿尔契尔捡起两个大树枝，像用镊子一样夹起鸟窝，挂到一个枝叶繁茂的树杈上……

阿尔契尔和戴维像纤夫一样拖着用两根桦木做成的担架，让父亲躺在上面。

戴维绊了一下，扔下手里的担架——

戴维(气喘吁吁):我不行了……

阿尔契尔(把担架放到地上，喘气):再忍一忍……已经离船很近了……

戴维(一屁股坐在地上):我们走的方向根本不对。

阿尔契尔:是对的。

戴维:可我说，我们迷路了……

阿尔契尔:起来，走吧……

戴维晃晃悠悠地站起来。看着父亲。

戴维(低声地):阿尔契，爸爸的眼睛睁着。他在看……

阿尔契尔俯身，望着父亲微睁的双眼，然后小心翼翼地将它们合上……

紧靠小船的沙滩上堆放着各种物品和被雨衣裹起来的父亲的尸体。

阿尔契尔:行了。装上船。

阿尔契尔将包都扔上船。戴维抓起鱼竿，顶在膝盖上折断。

戴维:都怪这该死的钓鱼!都怨它!

阿尔契尔:我说，你闹够了吧!

鱼钩刺进了戴维的手指。他试图拔出来，结果痛得尖叫一声，不情愿地走到阿尔契尔身边。

阿尔契尔:活该!忍一下!(抓住戴维的手，用牙咬住鱼钩，拔出来)按住!

戴维用手指压住伤口。阿尔契尔环顾四周。

戴维:阿尔契，找什么?

阿尔契尔:包!应该还有一个装着那只箱子的包!你没看见?

戴维:也许在原先支帐篷的那边?

阿尔契尔:没有!那儿的东西我全拿过来了。在哪儿呢?

阿尔契尔抱头坐在沙滩上。戴维扫一眼船上。看见置物箱——

戴维:在船上，阿尔契!箱子里!

孩子们争抢着爬上船。挤到箱子边。箱子上挂着锁。

阿尔契尔:怎么办?

戴维递给他锚。阿尔契尔敲掉锁。装箱子的包果然在里面。

戴维:喂，阿尔契尔，他就是为了这个……用铲子……

阿尔契尔费力地从包里取出一个焊锡封上的金属箱子，仔细研究。

阿尔契尔:这个没法打开……

戴维:放着吧!回家再打开!

阿尔契尔将箱子放回包里。岛上刮起了风。雷雨再度酝酿造势。

戴维:开船，阿尔契!

孩子们坐到船桨旁。

戴维和阿尔契尔压低身子划着船。湖面上一派风平浪静。只有天边的雷雨仍在汹涌怒号。远远传来低沉的隆隆雷声。离岛越来越远。小船上空艳阳高照。

岸边废弃的村庄。阿尔契尔和戴维站在“伏尔加”旁。父亲裹着雨衣的尸体斜倚车门坐在后座上，脸埋在风帽里。

阿尔契尔：你坐到驾驶室……

戴维：我可不会开车……

阿尔契尔：我叫你到驾驶室。我和爸爸坐一起。

戴维坐进驾驶室。阿尔契尔和父亲并排坐在后座。手伸进父亲的外套口袋，掏出钱包。打开。塑料夹层里夹着一张旧照片。阿尔契尔仔细端详。

照片上是一辆三轮摩托车。一个头戴三角头巾的年轻女人笑着坐在边座上。紧挨摩托车站着一个穿皮绑腿、戴头盔、留小胡子的英俊男人。油箱上一前一后坐着两个小孩。一个四岁左右，一个大约两岁。他们正聚精会神地研究车把手。

阿尔契尔从钱包里掏出照片，藏进衬衣胸前的口袋。然后从钱包另一层掏出车钥匙。递给戴维——

阿尔契尔：拿着……（将钱包塞回父亲的口袋）发动……

戴维转动车钥匙。马达响起来。汽车猛然向前一冲，熄火了。

阿尔契尔：座椅向前移。调整后视镜到合适的位置。试一下刹车。挂到中间……（从座椅间伸出手压在弟弟放在变速杆上的手上）……踩离合器……我说了，离合器！左边踏板。（将变速杆挂到中间）发动……

戴维再次转动钥匙。马达哼哧哼哧



几声，发动了，不规律地运转起来。

阿尔契尔：加点油！

戴维向下看踩油门。马达剧烈轰鸣。

阿尔契尔：我说了加点油，不是踩到底……不要看脚。（发动机转数减低。）踩离合器……用左脚踩！右脚加油。（拨动变速杆）放开离合器。走了。加油。

汽车颠簸着笔直冲向灌木丛……

夜晚。公路上。行驶的汽车，车灯照亮了路牌——距离阿尔契尔和戴维的家乡城市还有两公里。戴维边开车边打瞌睡。汽车摇摇晃晃。阿尔契尔拍了弟弟的肩膀一下。戴维将汽车摆正。

阿尔契尔：你是好样的，戴维。只剩一点点路了……

戴维突然急踩刹车。汽车停了下来。

阿尔契尔：发生什么事了？

戴维：我们回到家该怎么办？妈妈会怎么样？

阿尔契尔：我们不能把他扔在这儿！必须把他运回家……（捶着汽车座椅）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！（摇晃父亲尸体的肩

膀)父亲,怎么办(哭泣)?

戴维看着哥哥,也开始啜泣。

阿尔契尔(平静下来):走吧。我不知道我们该怎么说……但必须回家……

戴维发动汽车,驶离原地。突然,一道明亮的灯光射入后视镜。灯光越来越刺眼。

戴维:阿尔契,阿尔契,那是什么?!

现在,已经可以看见灯光的来源了。一辆黑色的“伏尔加”超越兄弟俩的“伏尔加”,将它挤向路边。

阿尔契尔:打轮!打轮!

戴维的车滑向路缘。另外还有一辆黑色的“伏尔加”稳稳当地紧贴着它停在后面……

三辆汽车黑着灯停在马路边……

惊恐万分的戴维四面顾盼。阿尔契尔搂着父亲的尸体,仿佛在保护它。

戴维:是谁?!谁……

从第一辆“伏尔加”车里出来两个人。穿着相同的风衣。手插在口袋里。他们走近兄弟俩的汽车。其中一个透过车窗向里面张望。打开手电筒照射在阿尔契尔和戴维惊恐的脸上——

男人:你们好,小子们……

戴维(咽一口唾沫):您好。

电筒的光射向父亲的尸体——

男人:他怎么了?

阿尔契尔:他死了……

男人:怎么?

戴维:都怪我!他从塔上摔了下来!在岛上……

戴维指一下方向。男人招手示意另两个和他穿着一样衣服的人过来。

男人(对阿尔契尔):让开点……

阿尔契尔走下车。三个男人抬起父

亲的尸体,抬到他们的车上。戴维尾随哥哥下车——

戴维:你们要带他去哪儿?

男人:别担心,我们会照顾好他,孩子。(蹲在戴维跟前)告诉我……他应该还带着点东西。那是我们的。在哪儿?

戴维:一个箱子?

男人:对。

阿尔契尔:在后备箱。

男人向自己的一个助手示意。后者从后备箱取出父亲的包。点点头。将包拿到黑色的“伏尔加”车上。

男人:希望你们没有打开过?

阿尔契尔:我们也想,可是打不开……

男人抚摸阿尔契尔的头发。向助手示意——

男人:把孩子们送到离家近点的地方让他们下车……前进。

阿尔契尔:那爸爸的车怎么办?……

男人:别担心,孩子,上车!

大家各自上车。阿尔契尔和戴维钻进另一辆“伏尔加”的后座。

汽车启动。戴维从后车窗往后看。有人正围着父亲的汽车忙碌。然后他们跑开了,驾车尾随他们而来。父亲的汽车留在马路上,霎那间火光闪耀,汽车悄无声息地爆炸……

行李在家门口被卸下来。阿尔契尔和戴维用拳头捶门——

阿尔契尔:妈妈!妈妈!……

戴维:外婆!

门打开。母亲和外婆站在门口。

母亲:上帝啊!是你们?!

阿尔契尔和戴维扑向她怀中。

戴维：我们回来了！

阿尔契尔：终于到了……

母亲蹲下来，一把搂住儿子们——

母亲：上帝！为什么去了这么久？上帝啊！我们真不知道怎么想！

戴维（搂住母亲的脖子）：嗯，是这样的，妈，我们没去瀑布那儿……

阿尔契尔：爸爸……总之，他决定带我们去见识一个湖，那儿有点儿远……

母亲（哭泣）：天啊，湖！……

阿尔契尔（从另一边搂住母亲的脖子）：但我们跟他在一起，妈！能发生什么事呢？

母亲（站起来，向马路上张望，寻找汽车）：他自己在哪儿呢？父亲在哪儿？

阿尔契尔，盯着脚尖。

戴维（望着母亲）：他走了……

母亲：走了？！……

外婆：先进屋。邻居们都被吵醒了。

兄弟俩梳洗干净，坐在桌旁——

阿尔契尔：走了……匆匆忙忙地……赶着去什么地方……

母亲：两天前来了几个人，问他……

戴维（高兴地）：他就是和他们一起走的！我们在路上碰见他们！他们说，快点，必须紧急飞往西部，那里有人遭遇不幸……他就走了……坐飞机走的……我们被送到附近。他请别人……

阿尔契尔：不过他说还会回来。

戴维：晚一点……

一阵难堪的沉默。

母亲（目视前方）：我不信！一个字也不相信！（对儿子们）你们在隐瞒什么？！回答我！（哭泣）你们这是在折磨我！

戴维站起来，走向母亲，拥抱她。

戴维：他走了，妈妈。就这些。我们没别的说了……阿尔契尔？……

阿尔契尔（忍住泪）：他走了。真的。

母亲（像看成年人一样注视戴维）：可他完全可以回来一趟，说几句话，通知一声……

戴维：不，妈妈，他不行。

外婆（对阿尔契尔和戴维）：都已经困了！去睡觉吧……

又是一片漆黑。黑暗中有模模糊糊的声音，喧闹声，杯盏交错声……

不大的一间房。普通的陈设。窗帘放了下来。光线透过窗帘上的缝隙照射在蒙着水气的啤酒瓶上，一个穿着运动短裤、身形臃肿的男人径自端着瓶在喝酒。他坐在一张矮桌旁，桌上一只碗里盛着虾，旁边另一只碗里装着虾壳。他对面坐着一个穿牛仔服和运动鞋的男人。从另一间屋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——阿尔契尔，问问戴维，他那份肉要不要浇汁？

阿尔契尔（将啤酒瓶放到矮桌上）：浇、浇，胖子和我吃的一样。

戴维：胖子……你瞧瞧自己（掐了一把哥哥肚子上的赘肉）！

阿尔契尔：放开！（闪开）喂……（向另一间屋的方向歪歪头）趁她不在，来，我给你看点东西。（站起来，走到书架旁，伸手在书中间掏出一本发黄的笔记本）到阳台上去。

阿尔契尔和戴维走到阳台上。纽约的全景呈现在他们眼前。下面是一望无际的汽车长龙。阿尔契尔打开笔记本，递给戴维。戴维掏出眼镜戴上。

戴维（读）：“6月10日。天气晴朗。我

们下了公路。停在一条小河边。钓到了5条鲤鱼和一条河鲈……”(摘下眼镜)真了不起!你还保存着这本日记!

阿尔契尔:看这儿。(从戴维手中拿过笔记本,翻页,念)“6月12日。下午两点。天气开始变坏。快下雨了。湖面上挂着太阳。胖子钓了两条河鲈,有一条上钩却挣脱了。因为,胖子是个笨蛋!”

戴维(从兄弟手里夺过日记本):给我!给我!(兴奋地翻页,念)“6月17日。现在天已经黑了。阿尔契尔在睡觉。白天阳光灿烂,天气温暖,甚至有点热。气温大约25到30摄氏度。现在冷一些了。大概17摄氏度。”

兄弟俩露出幸福的孩子气的笑容。

戴维:知道吗,你走了以后母亲曾对我说……原来他根本不会游泳……

阿尔契尔和戴维感伤地看着下面熙熙攘攘的街道。

阿尔契尔的妻子探头向阳台张望。阿尔契尔从兄弟手里抓过笔记本,藏到裤腰后面。

阿尔契尔的妻子:你们怎么呆那么久?肉都要凉了。

阿尔契尔的儿子——一个9岁的小土匪——跑上阳台。

儿子:我要吃东西,你们怎么老站在这里?

阿尔契尔:这就来,小土匪。

儿子:爸,你答应过的,等戴维叔叔来了,我们一起去钓鱼!你答应过吗?

阿尔契尔和戴维对视一眼——

阿尔契尔:答应过。

戴维:不过路途恐怕很远……

在一个四面环水的地方……

水面气势磅礴……

距离最近的岸边——有20公里……

有一座松林繁茂的黄沙岛。

它显得那么奇异……

也许是因为,当湖面风暴肆虐的时候,岛上却永远阳光灿烂……

(完)

#### 注 释:

① 2003年是青年导演安德烈·兹维亚金采夫影片《回归》大获全胜的一年,该片囊括了众多国际奖项:

第60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“金狮”奖,最佳处女作导演奖,

“SIGNIS”——天主教评委会奖,大学生评委会最佳处女作奖,《电影》杂志评论家奖,

德国科特布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,

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国际电影节大奖,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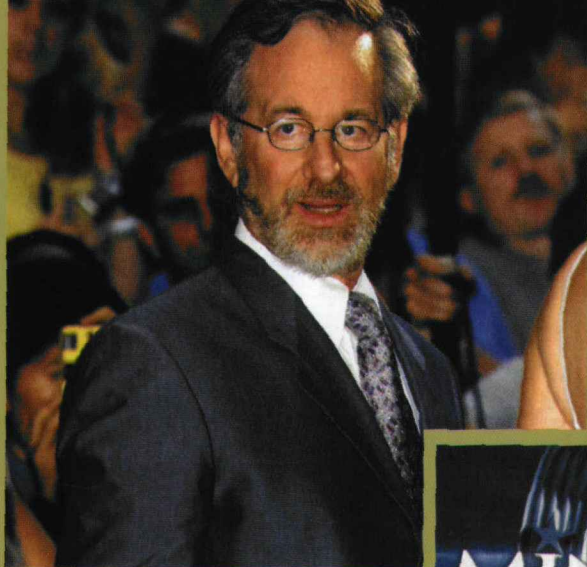
克罗地亚萨格勒布国际电影节大奖,

西班牙希洪国际电影节最佳演员奖、最佳剧本奖、评委会特别奖,

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、最佳摄影奖。

希腊萨洛尼卡国际电影节国际影评联合会特别提名奖,

柏林,2003欧洲电影学会奖“年度发现——法斯宾德奖”,以及美国圣丹斯国际电影节《综艺》杂志十佳导演奖,美国洛杉矶“金球”奖最佳外语片提名……等多项国际奖项。——原编者



参加《少数派报告》首映式的斯皮尔伯格



参加《少数派报告》首映式的汤姆·克鲁斯与萨曼莎·莫顿



安德烈·兹维亚金采夫导演的《回归》获第60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